

鄭証因著

2

鳳城怪談



上海滙文書店印行

鳳城怪客

第二集目次

一	明拘暗捕	一
二	四路伏兵	一三
三	抽樑換柱	二三
四	懲警貪官	三四
五	力鬥羣凶	四四
六	墓地潛踪	五五
七	遇伏遭擒	六六

上海图书馆藏书



A541 212 0036 0550B

鳳城怪客

第二集

鄭證因著

一 明拘暗捕

上集寫述到鳳城府大班頭張得祿沿途連番失敗，現在都統衙交案，只贖了燕姑一人，不過那劉德茂杜興却是滿許滿應，有他兩人，在都統面前維持。可是入都統衙門後，兩人就避匿不見。

此時大班頭是帶着公事，按着官家的手續，他得交鳳城府的公事，可是直等到天全快黑了，這位都統在二堂升堂點收案件，張得祿是帶着自己四個弟兄，黑心劉德茂此時是不見面了，只有杜興出來一趟，趕到升堂時，杜興也先行進去，由這裏差弁招呼鳳城府大班頭張得祿到二堂交案。

張得祿現在只有硬着頭皮叫差人監視着這個雲燕姑，來到二堂。這裏站堂的威風比府衙可另是一樣了，這是武職衙門站二堂的公案，兩旁就是兩排武職官，品級不同，可全有翎頂，全是跨馬服，跨腰刀。在公案的座位後，閃屏前，是四名都統的親兵，從堂口起，是四

十名小隊子，雁翅排開，單有八名削刀手，全是穿勇字號坎，青布抓地虎快靴，頭上是青布包頭，每人捧着一口雪亮的鬼頭刀，真是威風凜凜，煞氣騰騰，一陣鼓響過，站堂的喝喊堂威，都統升了座，大班頭張得祿，站在一旁，他偷着往兩旁看了看，仍然沒有劉德茂杜興，心說這兩個怪人可怪，交案他不在面前，只剩了我們，這個案怎麼交，但是事到臨頭，他也不能向兩旁的小隊子問，這種地方，任何人也不敢隨便的說話。

堂上此時有人招呼：「鳳城府八班大頭張得祿，原解原差，上堂回話。」張得祿答應：「有。」低着頭，帶領着四個捕快，先行走上堂來，他上堂之後給都統行過禮，自己報自己的姓名，都統那裏發話道：「大班頭，你路上很辛苦了，難爲你們這麼幫忙効力，把公事呈上來。」張得祿把鳳城府的一份公事取出，站堂的一個小武職官接過去，送到公案上。

都統把公事打開看了一下，向下說道：「很好，你們府台大人，也很幫忙了，你們站起來，把這三名犯人，給我帶上來。」

張得祿一聽，就蒙了頂，自己心說，劉德茂杜興這兩個要命鬼，這可是誠心跟姓張的過不下去，怎麼你們竟會不把事情早早回明，這兩個小子難道口是心非，一路上甜言蜜語，到了地方，說了不算，躲在一旁把姓張的攔在這叫都統和我講公事，你們可害苦了我！他心中

這麼想着，可不敢遲疑，趕緊向上請着安道：「跟都統回話，大人這裏，所派去的兩位上差，難道路上出事的情形，沒向大人回明麼？」

都統這時哼了一聲道：「張得祿，你是鳳城府八班大頭，這一案完全是你經手辦的，從捕拿到遞解，你是責無旁貸，鳳城府的公事上寫得明明白白，你叫我問什麼人，路上出什麼事，趕快把雲天柱，柳鵬飛，雲燕姑給我帶上來，張得祿我很給你面子了，在堂上不要胡言亂語。」

這一下張得祿就知毀了，他趕忙跪倒向上說道：「求大人恩典，把所派去的兩位上差劉德茂杜興叫來，我們一同護解，也得請他們二位一同交案，三個犯人，已經逃走了兩個，現在只有那個雲燕姑當堂交案，下差自知道罪無可恕，路上屢次出事情形，劉德茂，杜興，也曾隨同動手，只是匪黨們太厲害，我們雖有七個人，依然不是匪黨的对手，以致柳鵬飛雲天柱全被劫走。」

都統把公案一拍，大聲喝叱道：「大胆的東西，你們有幾個腦袋敢作這種事，來呀，把這幾個東西，給我看起來。」

張得祿此時也急了，忙向上招呼道：「大人，你怎麼不問事情的真相，也不叫劉德茂杜興當堂陳述出事的經過，下差已經幹了十幾年的捕頭，決不敢有絲毫違法舞弊，就是我們護

差不力，逃走了犯人，可是貴衙門所派去的人，他們也要負責，怎麼大人單向下差身上追問，求大人你得格外恩典。」

可是都統那榮此時一拍公案，厲聲說道：「大胆的東西，我若不懲治你們，你們簡直就敢造反，來呀，把傢伙給他們上上。」張得祿一看這種情形，他何嘗不明白是被賣，他遂大喊着道：「大人就是把下差鬪了，我也認命，可是劉德茂杜與這麼害我們，我們是實不甘服。」

這個話聲一出口，接着便是噹啷啷一片刀聲，從堂口起全亮了刀，跟着過來十幾名小隊子，全把刀擺在他們五個人面前，喝叱着道：「老幹衙門口的相好，放明白些，你們敢在堂上妄動一步，便要你的命。」這個張得祿他那還敢再辯白，這真是早預備好了，差人們在堂下等待着，堂上一招呼，立刻上來十幾個小隊子，嘩嘩嘩的帶上五副腳鐐，扔在張得祿他們面前。

大班頭張得祿，在這種時候，他明知道被人賣了，他可不願意再吃眼前虧，捕快陶成等立刻招呼了聲，我們冤枉，張得祿這時身軀向後一倒，坐在了堂口，冷笑一聲向陶成招呼道：「冤枉什麼，打官司好了，少說話，有便宜。」陶成等被張得祿的話阻止住，一個個把頭低下，此時都統衙門一班官差，立刻動手，把張得祿等全砸鐐了，五個人全跪着，都統這

時，向下說道：「張得祿你們是早有陰謀，勾通虎頭灣地面匪首，得財賣放，本都統所派去的提案官差，也險些毀在你們手中，張得祿你趁早從實招認，雲天柱柳鵬飛，現在逃奔那裏？趁早供出，免得皮肉受苦，張得祿你可放明白些，你敢在本都統面前狡展，我可按軍法處置你。」

這時張得祿知道自己這條命不易活了，不過死在都統衙門可實在冤枉點，萬想不到劉德茂，杜興竟會這麼喪盡天良，把我們弟兄五條性命出賣，爲保全他們兩人差事。張得祿向上叩頭道：「大人，下差們到現在不敢辯白了，我們全是在衙門口幹了多年的人，犯人是從我們手中逃走的，我們願意領罪，我們這是幹差事丟人現眼，不過得財賣放，這四個字要叫我們認，求大人你把劉德茂，杜興叫出來，下差們絕不再叫大人費事。」

都統那榮驚堂木一拍，喝叱道：「張得祿事情是你作的，你還敢向我要證據，你這東西在鳳城府不法的情形我已經全知道，來呀！把他拉下去，責打他廿大板。」差人們不容分說，往下架張得祿，這時都統更向這四個捕快喝叱道：「你們往上跪。」張得祿這時被架往堂口外走，他扭着頭高喊道：「大人！事情是下差一個人作的，我領罪領刑，大人你恩典吧。」他口中喊着，差人們已經把他架下堂來，把他按在堂口外，打了廿大板，張得祿此時也怒極了，他是老幹衙門口的，這個苦吃的真是不甘心，趕到差人們架上堂來，都統

道：「張得祿打得你可心服。」

張得祿哼了一聲道：「大人，下差那敢不服。」都統剛要說話。張德祿搶着說道：「大人我求你恩典，你叫我供認，得財賈放，雲天柱，柳鵬飛的經過，我不敢不認了，下差已經知道不易活了，我是一個幹衙門口的，我何必多受皮肉之苦，求大人你恩典我，現在我一切事情想不全，當堂供認恐怕前言不答後語，大人容我緩緩氣，我把我所作所爲，自己全寫出來，大人也勿須再費事？殺人償命欠債還錢，這是很爽快的事，大人你念在下差在公門中這些年，不容易才當了這個班頭，你多恩典吧。他們四個人大人不必再追問，他們各各身上有傷，我告訴大人他們是因公受傷，大人也不會信了。」

都統那榮哼了一聲道：「張得祿，本都統現在還有公事，沒工夫和你麻煩，你是老幹衙門口的，你可估量着，別叫我二次費事，你可是自己找苦吃，把他們押下去看管。」張得祿等被差人們牽下堂來。

這五個人當時的情形也夠可憐了，他們在鳳城府平時那種耀武揚威，如今來到盛京，弄成了罪犯，被軍兵監視着，從堂口走出去，一直的奔了西偏院，這裏跟着把雲燕姑帶上堂來，都統不過是問了姓名年歲，雲燕姑好容易盼到盛京一路上出事情形，她認爲自己反正是活不成了，此時她毫不畏懼，向堂上質問：「我一個不出閨門的少女犯了什麼罪，把我從鳳城府

押到盛京，我母親帶着病也押在鳳城府，大人你作官也得憑天良，我們一個安善良民就該死了麼？」都統那榮冷笑一聲道：「我因爲你是一個女流，已經恩典你，不向你身上追問，你反敢問我，你犯了什麼罪，該死的東西們，你爹爹雲天柱已經是大逆不道，可是他在中途又叫匪黨把他救走，你們已經犯了滅門之禍，連你也是死罪，不過你老老實實地，本都統可以把你另案辦理，你也許能逃得活命。」說到這不叫雲燕姑再講話，向差人喝叱着把她帶下去。

燕姑雖則知道自己此番來到盛京不容易再逃得活命，何況自己又是有了婆家的人，無論對自己怎樣處置，是只有一條死路，雖說是安着必死之心，可以任什麼也不怕，不過這是自己的想法，趕到身臨其境，看到都統堂上這種威風勢力，他究竟不過在大孤山的林場所看到的不過是一般粗漢，這種弓上弦刀出鞘的陣勢，也是吓的胆戰心驚，此時只有隨着提刀的差弁們走下堂來，現在算是把手銬子去掉，被押着從二堂的東邊走過來。

出了一道小門，往北走出不遠來，靠東面有一排房屋，竟把雲燕姑推進了靠北邊靠牆角的一間屋內，一名軍兵把裏面的格扇門帶過來，口中在招呼着：「老實的在這裏等着，絕不會難爲你，有吃的，有喝的，等待着都統的恩典，你就會到了好處了。」燕姑被推進屋來，對於外邊軍兵說的話，也不聽清，這間屋中除了幾件桌椅之外，任什麼沒有，因爲過堂的工夫很大，現在已經黑了，靠北牆的茶几上點着一盞油燈，燕姑只好坐在椅子上，自己在盤算

自己眼前的事，應該是怎麼樣？爹爹和柳叔叔全在中途逃走，現在只剩了自己，按情形看來，他們不會不管，但是將來又算怎樣，得了，柳叔叔他分明是已經被逼迫的失身綠林，但是我們這一家人，難道逃出去也這樣作麼？何況母親病又很重，被押在鳳城府生死不明，我們爺兩個就是全逃出去，爹爹那種固制的情形，恐怕他絕不肯幹，自己思前想後，一家人弄得這樣，生不如死，但是自己就這麼冤冤枉枉的死了，可教柳叔叔笑話了，我真是個懦弱無能的女流了，自己還是看着事情的變化再拿主義，暫且對燕姑這裏不提。

且說大班頭張得祿等五個人被軍兵們監視着，把他們押到二堂的西院，這都統衙門也是沒有牢獄，臨時拘押人犯，就是同他們偏院的這一排小房，張得祿等被帶到西院靠西夾道這邊，兩間一通連的房間內，這五個人脚下全淌着鏽，張得祿一進屋，看到這兩間房十分齊整，屋子裏收拾得乾淨，進得屋來，後面軍兵全撤去，只留下兩個人，內中一個向張得祿道：「張頭，你受委屈了？」

張得祿一回頭見這個說話的，還是一個小武職官，張得祿哼了一聲道：「算不得什麼？這位老爺你貴姓？」這人道：「我叫王振標！在本衙門當一名小哨官，不過混碗飯吃，張頭！官司是官司，朋友是朋友，那邊有個床鋪，你受了刑我給你預備藥，張頭，你身體很結實，我們無論如何，全是吃官家的飯，多少總有點照顧，反正你也明白甘大板你不過挨了十

幾下，我王振標不是送人情，因為你也是一條漢子，所以我很願意交你這個朋友。」說到這裏更向捕快陶成等招呼道：「你們哥幾個隨便的坐，咱們還沒有卒獄那麼些規矩，隨便的歇息吧。」

跟着更有人送進壺茶來，大班頭張得祿唉了一聲，向這王振標道：「王老爺，你是外場朋友，我很感謝你，可是事情很難說，我怕口頭上得罪好人，我身上這點傷，情勢不重，算不了一件事，王老爺我現在求你，我張得祿就是死了也是感激你，你無論如何把你們本衙門劉德茂，杜興，兩位老爺給我請來，沒有幾句話向他們二位說一下，不過我想他們是升官發財的人，一定是不肯來，求王老爺你把話帶過去，我們的事彼此心裏明白，他若是不敢和我來見面，我張得祿可要對不起他了，告訴他不要緊，他們哥兩個，想升官發財，我張得祿拿這條不值錢的命交了朋友，也應該，他要不來連幾句話全不肯跟我說，就這麼不見面，拿姓張的填了餽，我可要對不起他了，他也知道張得祿是幹什麼的，你們哥兩個這種手段，全是姓張的使換贖下的了，我臨死前也得把他們哥兩個請出來，大丈夫說話是一言一句，除非是都統聲勢力大，把姓張的推出去砍了，姓張的算認了命！不過我死了也不會忘了他們，王老爺，這點事你能幫忙。我張得祿感恩不盡，唉！現在叫我還能說什麼，這真是畫龍畫虎難畫骨，知人知面不知心，你能不能辦。我不勉強，謝你的關照。」張得祿說完這個話，也不等

王振標再答話，自己走到牆那邊，斜着身軀，歪在椅子上。

這時王振標把桌上的茶壺提起來斟了五碗茶，端起一碗來送到張德祿身旁的茶几上，說道：「張頭！你先消消氣，喝這碗茶，事情好辦，全是朋友從長計議，他們哥兩個不會不來看你們，要是那麼一點面子不懂，還怎麼在外面交朋友。」張得祿抬頭看着王振標道：「王老爺，請你不必說下去，你看這個是朋友是冤家，不是明擺着了麼？」張得祿說着話，把腿往起一抬，腳鐐嘩唧地響了一下，王振標微微一笑說道：「好吧，話我必給你傳到了，用什麼只管招呼一聲，咱們回頭見。」他跟着走出去，只有門外留下一個人，看這個情形對自己弟兄五個人，倒還不甚嚴厲，不過堂上的情形不好，罪名是夠活的，現在也只好是活一時算一時，這時捕快陶成孫秀等可忍不住了，一齊開口罵出，劉德茂，杜興這兩個萬惡的東西，他竟敢口是心非，爲了他兩個人把我們哥五個全毀在這，只要我們有逃出活命的那天，絕不跟他善罷干休，那個捕快費和更向大班頭張得祿道：「喂！張頭，姓柳的那一手咱不可以用麼？只要兩個小子一露面我是頭一個下手。」大班頭張得祿哼了一聲道：「別莽撞了，我認爲只要他們還肯露面，問他個口服心服，誰死誰活，倒不算一件事了。」剛說到這，門外咳嗽一聲，風門子一開，黑心劉德茂頭一個走進屋中。

捕快陶成孫秀兩個人是坐在八仙桌兩旁，胡長勝，費和，靠北牆這邊，此時他們腳底下

的鏗啞嘍的一響，不約而同的全站起來，那個孫秀是伸手就抓茶壺，胡長勝，他比誰全快，手底下已握着一支茶碗，一抖手，照着黑心劉德茂的臉上砍去，大班頭張得祿忙的招呼：「不許動手，誰不聽話，我可一頭撞死。」

黑心劉德茂他早有提防，他一偏身子，嘩啦一下，這支茶碗，砍在門框上，碎磁片紛飛，黑心劉德茂哈哈一笑道：「哥幾個沉住了氣，姓劉的決沒跑，你們想動手，姓劉的要是一跑，一還手，我就算晚生下輩還不成麼，話講明白了好辦。」此時水上飄杜興也走進門來。

大班頭張得祿是沉住了氣，他是決沒安好心，也預備和這兩個小子有死有活，胡長勝是大愣點，他是一身功夫的人，這一茶碗，那能夠就要了他的命，這種冤家對頭，要想動他，就下死手，反正不想活了，何必弄個畫虎不成，自己先吃眼前虧，臨死前，多受些皮肉之苦。

這時反倒向劉德茂杜興點點頭道：「哥兩個居然還來看看我們，姓張的承你天大的人情，裏邊坐，咱們可以細談談。」說到這，更扭着頭道：「你們幹什麼，有話坐下講。」這時水上飄杜興推着風門，向門外的一名軍兵說道：「你注意的守着附近，留神着房上房下。」杜興跟着把風門關好，此時陶成孫秀等全坐下來，可是恨極了這兩個傢伙，全是怒目相視，

劉德茂杜興神色自若，一個坐在靠前窗前，劉德茂却緊走到裏邊茶几旁，向張得祿道：「張頭，你坐下，我劉德茂可不是怕死，我話不說完，你可不許動手，任憑我的話有理沒理，只要我說完了，隨你的便。」

大班頭張得祿，已經落了座，點點頭道：「我也這麼辦！你請坐，二位老爺公事完了，我們弟兄五個現在落到這般地步，請劉老爺給我個交代，現在可以說是光棍不鬥勢，在都統衙門，沒有我們弟兄分辯說話的地步，現在錄可全砸上了，劉老爺，杜老爺，你們居心何忍，就讓是脫逃的兩個犯人逃走時，我們有賣放的情形，只要劉老爺你說的出理來，給我們個證據，我們把腦袋掉了，要是再多一句怨言，再動你劉老爺杜老爺一手，我們就不算人了，那種耍無賴的行爲，我們哥幾個，還不肯那麼下流，別的話沒有了，二位老爺請講。」

劉德茂杜興彼此看了一下，微微一笑，劉德茂趕緊扭頭過來，正色說道：「張頭，你也老公事了，何況你是一個府衙的大班頭，我們弟兄這種手段來對付你，我們這盛京地面還能呆麼，不錯，現在你鬥不過我們的勢力，可是誰也有三個好的，兩個厚的，我們就這麼拿你們哥五個填了餡，我們將來活的下去麼，張頭，說話聲音放低些，不要嚷，事情到了現在，我們是同舟共濟，禍福相共，雲天柱柳鵬飛中途被人劫走，你別聽我們哥兩個說大話，我們在都統這裏也不過混一份小差事，來到盛京，就用那一個姑娘去交案，沒有別的，我們

哥兩個這兩付鐐也帶上了。」

張得祿道：「劉老爺，你很高明，你先脫了乾淨，把我們交了案，你再設法替我們維持，全頂了罪名，沒有人想法子了，是不是，可是這種手段我們也使喚過，頂到二位老爺維持不了時，不過是對不起而已，我們得財賣放，知法犯法，結交匪類，勾結脫逃，我們全挨了刀，二位老爺照樣的混好差事，現在劉老爺想擺上酒席替我們壓驚是不是？」陶成孫秀等此時不約而同全哼了一聲，杜興坐在靠窗前，向劉德茂招呼道：「你看不出來麼，全安着拚命的心，別誠心叫大家着急了，真弄出事來可冤枉，我知道，張頭是安心下死手。」劉德茂跟着向張得祿道：「咱們可是說好了，話沒說完，不許動手，我劉德茂不怕栽跟頭，我真怕你冷不防的給我一下子，張頭我痛快的告訴你，你別攔我的話，」跟着向杜興招呼了聲：「你全預備好了麼，先把那兩個人叫進來，把鐐下了。」

二 四路伏兵

張得祿站了起來，怒目相視的道：「我一個人的劉老爺，你多開恩吧，下鐐放我們逃，你劉老爺先打聽打聽，這五個人倒有二個一家老小全在鳳城府，我們逃向那裏？」劉德茂也站起，一把抓住張得祿道：「告訴你沉住了氣，我這是苦肉計，不這麼作，這個案平不上

了，張頭你也想想，一路上匪黨下手多麼厲害，他們人至少有六七個，現在來到盛京，我雖則找出幾個幫手來，但是全是本地人，他們這班人，全是在官應役的，身份很明，認得他們的人太多，現在把你們上錄收案，鳳城府下來的人全當罪犯辦了，在這時出其不意，你們全能出去，並且所有動手的人，全亮過像，我們這次只要佈置好了，匪黨們一個走不脫，張頭，事情還用我細說？你是老行家。」

此時這五個人，聽了全十分驚異，張得祿道：「劉老爺，你好厲害！」劉德茂道：「事情擠到這步，不這麼拚着幹，咱們人也完了，差事也完了，這還是我們弟兄向都統跪求，才蒙他恩典，答應這麼辦，你還有什麼不放心，坐下吧。」

水上飄杜興，跟着站起，他出了屋子，很快的從旁邊屋內，帶過兩個人來，他們帶着應用的傢伙，這五個人腳上的錄，原本就砸的不結實，此時往下落，費不了什麼事，並且全是佈置好了的，往下落錄時，在鐵砧上全墊上皮子，一下一付錄，眨眼間，把五個人的錄全撤去，聲音很輕，外面聽不到多麼清楚，這兩個差人，立刻把東西收拾出去，一聲不響，仍然退向旁邊屋中，這時劉德茂把屋中的油燈撥暗，低聲招呼：「哥幾個腿底下活動活動，隨我走。」大班頭張得祿此時放了心，因為這種事，已經不用細問，就明白他們一切的作用，完全用抽樑換柱之法，回頭定有五個人來頂替，杜興頭一個順着這個夾道子，往北走下去，劉

德茂向大班頭低聲說：「你隨着他走，我得到房上瞭望一下。」這五個人跟隨着杜興的後影出了這條夾道，往西又轉過一段院落，後面是一片很大的院子，一片片的房屋足有十幾間長，看情形像是倉房庫房，從這裏一直往北走，又往東轉，出了一道小門，後面黑沉沉的，看情形好像一座花園子，不過荒廢着，裏面有許多樹木，從樹蔭下走過去。

前面有三間房，窗上現着燈光，杜興頭裏引路，劉德茂此時也從後面跟隨過來，這些人全是一聲不響，來到這三間北房前，杜興輕輕咳嗽一聲，把風門拉開，向大班頭張得祿等一揮手，這五個人一同走進裏面，進得屋來，見裏面地勢很寬大，三間一通連明敞着，屋中雖有些桌椅，可是看情形好像久已沒有入住的地方，到處全有灰塵，靠裏邊，貼着窗前一張八仙桌兩旁，有兩人正在那裏坐着喝茶，此時全站起來，劉德茂，杜興，忙的向前打招呼道：「二位叫你們久候了。」

大班頭張得祿見裏面坐着這兩個人，一個年紀有六十多歲，一個年約四旬左右，這個六十多歲的，黑髭鬚一張臉面，形容很瘦，顴骨很高，兩道禿眉毛，一雙小眼，唇上留着短鬚，黃焦焦的，這個人長得其貌不揚，可是他這兩隻眼，神光十足，大班頭張得祿是個久辦案的人，他一看這人，就像是綠林中人物，那個四旬左右的漢子，身軀却是十分粗壯，一張黑紫的臉，臉上盡是糟疙疸，濃眉大眼，翻鼻孔，大嘴岔，虎背熊腰，相貌生得很凶，張得祿心

說，這是什麼人？這要是在我們地面上遇上他，我決不叫他走開。

可是這時黑心劉德茂却向大班頭張得祿等引見道：「這位老師傅，姓崔名起鳳，是個老練家子了，他的輕身術，真有獨到的功夫，在關東三省，能夠和他並駕齊驅的，找不出幾位來，現在崔老師傅，在將軍府，當着一份差，我這是煩了好幾位好朋友，請出老師傅來幫忙，並且現在敝起來，我們還有點淵源，這位姓名，名叫玉峯，是老師傅的門下，也在將軍府當差，手底下全是很好一份功夫，我們弟兄遇到這種逆事，萬分不得已下，只有求老前輩幫忙，捧捧我們哥兩個。」跟着把大班頭張得祿等的名字全報出去，這個崔起鳳，只略微客氣，那種情形是很狂。

大班頭張得祿，他一邊拱着手，行着禮，對於他面前這個人他是另想起一件事，他看到他這個年歲，和這個長相，並且這些天來，從逃走的柳鵬飛口中，屢次聽到劉德茂杜興出身不正，現在他找出的這個人，姓崔叫起鳳，自己可想起一個人來，大約總有七八年前，在吉林一帶有一個飛賊巨盜，名叫過天星，崔秀，這個人在東邊一帶橫行了多少年，偷盜竊取的功夫實在高，並且他也曾加入『鳳子幫』，專吃牧場，東邊一帶，好幾府，好幾縣，爲他身毀了好些個捕頭，各處雖則嚴拿他歸案，但是這個人行踪詭秘，始終沒有捕到他，後來這個人不知爲了什麼消聲匿跡，再也聽不到他的信息，各處裏也安靜下來。按他的年歲，跟他

的姓可全像，大班頭張得祿無形中對他注了意，此時全落了座。

黑心劉德茂指了指裏邊的桌上，向張得祿道：「你們所有應用的東西和傢伙，全在這裏，一樣不短。」張得祿點點頭道：「好！」這時那個雀起鳳坐在那裏，仰着臉一語不發，張得祿忍不住遂向劉德茂道：「事情究竟想如何下手，請你吩咐一下，你們哥兩個既然是對得起我們弟兄，沒有別的，我們反正是赴湯蹈火，萬死不辭，只要你劃出道來，我們力所能及，決不會含糊了，何況有老前輩在這裏幫忙，我們全是栽過跟頭，現過眼的人，跟着老前輩長長見識，學學本領。」劉德茂說道：「天色還很早，不要忙，你們哥幾個就在這裏將就吃些東西。」

說話間，水上飄杜興把門旁一個提盒打開，裏面趕情早預備好了，很豐盛的飯菜，擺在通間的桌子上，張得祿等此時全是一肚子怒火，那還吃得下去，可是杜興很誠懇的把他們哥五個讓過去，大家也只好隨便用了些，飯後仍然隨便的坐在靠窗前靠東牆一帶。

這時劉德茂道：「張頭，現在的事，弄到這般地步，已經是一敗塗地，但是現在如同貼錢撈本一樣，我們無論如何，孤注一擲，最後弄個傾家敗產也得再幹一下了，現在是雙管齊下，有這個雛兒在這，這是很明顯的事，這一班匪黨，他們在路上敢那麼幹，現在恐怕他們最後還要下手，我們要跟這羣匪黨賭最後一招，缺德的事可不是我們作的，這可沒有法子，

都統跟姓雲的，我們可不知道是那輩子結的仇，此番最厲害的是姓雲的從我們手中逃去，若不是我們弟兄先前在他身上立過功，給都統賣過命，這回不只於你們哥幾個，恐怕一交案，連我們哥兩個腦袋也得繳了家，現在都統已然看中了這個雛兒，至於官家的公事，用不着咱過問，戲法人家會變，用不着我們多管，都統大約今夜就把這個雛兒收房，這件事很嚴祕，誰也不知道，只告訴了我，也因為一班匪黨們太厲害，到了時候，都統只要把這個雛兒，傳到內宅的東跨院，也就是事情發作的時候，我想這班匪黨，必然有人跟隨下來，那個東跨院是內簽押房，都統就在那裏，把這個雛兒收了房，因為都統的眷屬有點麻煩，決不敢把這個雛兒弄到內宅，這也正好，我已經在都統面前，滿應滿許，把這一班匪黨一網打盡，只有三天的限，日限雖則很緊，但是事情的情理明擺着，一班匪黨既能夠把雲天柱，柳鵬飛全弄走了，最後這個雛兒，他們焉能放手不管，這就是我們，挖下深坑擒虎豹，安排香餌釣金鰲，我可沒敢把我們預備動手就在本衙門內告訴都統，這種事，哥幾個也可以不言而喻，今夜來幾個我們擒幾個，我的話說得雖大，雖不能一網打盡，只要我們撈着一兩個，其餘的還逃得出手去麼，銅筋鐵骨，一個時辰內，也把他煉化了，我們只要能夠當場捉獲幾個，我們的臉也算正了，面子也要回來，都統面前也好說話了，因為我請出崔老師來憑他老人家本領，諒這一班匪黨全逃不出他老人家手去，不過沿路上所見的人，實不是在關東道上什麼出頭露臉

的人物，手底下厲害些倒是真的，他們參兩個對於這班人全而生，我們現在能動手的還有五六個，回頭我們略微佈置一下，安排好了，給他們留出入的路，誠心叫他們往網裏鑽，我想這班匪黨，不會再逃出我們手去吧，這就是我們弟兄的打算，還有一件事沒告訴你們哥幾個，連我們弟兄今天到了都統衙門之後，始終沒見面，決不是因為故意的令都統收拾你們，我們躲避開掩遮耳目，現在都統衙門附近，已經全知道我們哥兩個，帶着有力量的公事離開盛京，去緝捕逃犯歸案，外面的風聲散佈出去，我們哥兩個走了，你們弟兄五個又因案被押，這樣叫匪人放心大胆，他們沒把親兵小隊子放在眼內，這是當然的事，完全叫他們把都統府看成如入無人之境，比路上要走的人還容易，任憑他們多麼精明強幹，他也得自投羅網，張頭，這點計劃你認爲怎麼樣？」

在班頭張得祿，到這種時候，他簡直無話可說了，他固然在鳳城府也不是什麼安分的東西，可是他當着大班頭，不過是位糧當差，行私受賄，可是這個人過分的傷天害理實沒有辦過，至於緝捕雲天柱全家，他是一個捕頭，他有什麼力量敢說一個不字，並且裏頭，牽連上江洋大盜，可是一路上連遭打擊，張得祿固然是也想着設法把犯人弄回來，弄來弄去，最後竟把雲天柱的女兒要收房作妾，這個張得祿對於這件事好生氣憤，他覺着這種事辦得太怪了，堂堂的朝廷，選宮女，怎麼到現在竟敢這麼無法無天，一個朝廷的大員，竟敢辦這種暗

無天日的事情，這可真有些叫人看着不平，張得祿不過是心中氣憤，他可不敢有一點表示，仍然是點頭答應着，只有連說：「很好，很好，你這種佈置，匪黨們插翅難飛，咱們幾時動手？」

劉德茂道：「二更過後，我指定了你們潛伏把守的地方，大約動上手，總得三更左右吧，現在我們全不要客氣，那位身上的傷動作上不便，可別勉強，因為這是都統衙門，發現匪人時，總得把他們誘開簽押房附近，免得到時候驚了大人，我們不好交代。」

張得祿道：「我們哥幾個雖則帶傷的一半多，但是傷全不重，還能招呼一下子。」

這時那個老頭子崔起鳳，眼光向大班頭張得祿等掃了一下，冷然說道：「哥幾個放心大胆，只要人進了都統府，你們只要四週能夠照顧到了，指點一下，內中那一個最厲害，交給姓崔的，有我老頭子在場，叫你們哥幾個再受了委屈，我老頭子的跟頭也栽不起。」那個劉德茂却是很恭敬的說道：「這場事，全仗着老前輩成全我們了。」張得祿看着這個崔起鳳狂妄的情形，自己真是忍着萬分的怒氣，因為個人此番已經是栽跟頭現眼的人，什麼話全不能說了，劉德茂這時打發杜興到前面去了一趟，跟着回來，報告：「前面安排的很好，弟兄們各處全派人守住。」說話間已經是二更左右，大班頭張得祿向崔起鳳說道：「老師父！時候已經不早，我們應該預備一下了。」崔起鳳點點頭，他却扭頭向劉德茂說道：「你可以跟他們幾

位說一聲：「那位身上帶着傷可別勉強，眼前的人是夠用的。」劉德茂向這邊幾個捕快說道：「哥幾個商量一下，這絕不是爭強好勝的事，今夜動上手，可得拚個死活出來，大家別客氣才好。」

捕快陶成等他們也因為這個崔起鳳一派的狂傲，不過還看不出他是什麼來路，陶成腿上受傷，在店中又摔了一下，他現在本不能再動手，可是幹他們這個的，在一個面生人面前，最怕人輕視看不起，他却首先向劉德茂道：「請劉老爺不用爲我們打算，我們現在全安心把命留在盛京，你只管分派，上了陣還不會含糊了。」劉德茂道：「哥幾個這真是捧我，那麼咱往前面去。」說話間大家各自收拾，兵刃暗器全帶好，杜興在前面領路，出了屋門，一個腳下放輕，仍然是找黑暗的地方走。

出了這座荒廢花園子，前面就是一道小門，杜興首先遞過口令，門裏面有把守的軍兵，他們早已全安排好，軍兵們也是低聲答應，這一行人從小門進來，穿過好幾道院落，每處門口，全有一名軍兵守衛，這時劉德茂向大家打招呼，叫大家把腳步停住，他用手一指面前，那一排小房，劉德茂低聲向捕快等道：「我們從小房這裏翻上屋面，前面就是簽押房了。」張得祿頭一個縱身竄上屋頂，仗着這片小房，不過一丈多高，這種地方倒是劉德茂對於一般捕快們照顧到了，因為他們高來高去的本領，全不怎樣高明，內中更有兩三個帶着輕傷，所

以他單找了個這麼地方，內中只苦了捕快陶成，他腰上帶着傷，咬着牙努力往房上竄，這仗着他們自己弟兄中全是十分關心，孫秀階中拉了他一把，這七個人已經全到了屋頂上，那個崔起鳳跟他的徒弟石玉峯，他們爺兩個好像是故意看着鳳城府下來的一般捕快們施展本領，這時崔起鳳跟石玉峯全各自一聳身一東一西，翻上房頭，果然這一老一少全是輕靈巧快，往屋面上落，脚底下一點聲音不帶，他們這爺兩個順着屋頂上條起倏落，順着前面一片高大的屋頂如飛而去。

劉德茂這時却向大班頭張得祿打招呼道：「你們看往南偏着東邊那道院落三間東房，兩間北房，就是簽押房，我們這一般人要在四周佈置，崔老師回來時，聽他的吩咐。」說話時崔起鳳，石玉峯他們爺兩個換了個方向，已經全翻回來。崔起鳳向劉德茂杜興說道：「我老頭子年紀大了，脚底下的功夫，實不如從前了，叫他們哥幾個見笑。」張得祿等並不答話，崔起鳳，這時向張得祿道：「你們哥五個分散在西北兩面離開簽押房附近，只注意着所來的人，那西邊通着都統的內宅，北邊就是我們方來的廢花園子，千萬不要叫匪人往內宅那邊逃竄，只管往北邊擠他們，你們哥幾個可會使暗青子，最好到時候用暗器阻擋他們，南邊跟西邊不用你們管，這樣一來，只要能給我們助聲勢，就足夠了，你們哥幾個大約沒有危險，到了拼上時，只有我們上前。」

大班頭張得祿聽崔起鳳這個話，簡直是把自己弟兄五人看了一羣廢物，這是當面侮辱，但是自己已經栽過跟頭，並且在這種時候，實不敢再跟他負氣了，忙答道：「老前輩，怎麼吩咐怎麼辦，我們是謹遵台命。」這時劉德茂已經撲奔簽押房，很快的翻回來，低聲向大家招呼道：「請大家聲音放低些，都統已經到了簽押房，大約這就要提那個雞兒了，我們分散開。」

大班頭張得祿等這般人物，全是多年辦案的能手，只爲這個很可疑的崔起鳳，把自己全看了廢物，所以在他面前，也只有裝傻，其實這種佈置，大班頭等早看好了地勢，那兒能隱身，什麼地方應該給匪人留道路，這時向陶成等一揮手，從這片小房各自散開，大班頭張得祿略一指點，全把身形隱起，可是對於簽押房那邊，看得十分清楚。那崔起鳳石玉峯他們撲奔了簽押房的西邊，劉德茂杜興奔了簽押房的南邊，很快的這九個人，全隱身在簽押房的四周，工夫不大，見簽押房那邊，靠東牆的一個月洞門，有燈光閃動。

大班頭張得祿他明知道捕快陶成是咬着牙的幹，所以張得祿叫他緊靠在自己的身旁，這種事那個崔老頭子，他眼空四海目中無人，但是張得祿心裏明白，一路上所遇見的匪黨，個個全是十分扎手，若不然何致於連劉德茂，杜興，全弄成了這麼狼狽，今夜果如所料，匪黨們真個前來，恐怕又一場凶殺狠鬥，陶成守在自己身邊，自己可以保護他，張得祿並且俯耳

低聲告訴陶成：「你要十分注意些，這個老東西，很像當初在吉林橫行的飛賊過天星崔秀，我們今夜的情形，自己可得打算一下，怎麼也得手底下留點尺寸，你看姓崔的姓石的，他們那還看得起我們，連劉德茂，杜興也全是綠林出身，一路上大約你也聽說了，我們幹捕快的落個給賊賣命，那可丟盡了人，你看，月洞門南邊燈光很亮，注意是什麼人？」

三 抽樑換柱

兩人伏身的地方，是一個房後坡，兩人全都探着頭，往那邊張望，只見從南邊一段夾道子內，前面是兩個穿官衣的，提着燈籠，帶一個女的，低着頭跟在他兩人的身後，後面還有兩名提刀的軍兵，在監視着。

這時捕快陶成低聲向張得祿道：「張頭，你看下面分明是已經把雲天柱的女兒燕姑捉了來，其實咱們吃這份捕快的飯，固然是不算十分乾淨，可是像這種傷天害理的事，咱們敢說是沒作過，我們家中全有妻子兒女，現在我們盡在房上給他把守着，這個衣冠禽獸的都統，他把一個好人家的姑娘糟蹋了，我們全是六尺多高的漢子，自己捫捫良心，還有臉面活下去嗎？」張得祿咳了一聲道：「這件事你叫我有什麼法子，我何嘗不知道我們現在簡直不是人了，可是我們哥兩個在鳳城府有家有業，我們難道連家都不顧了嗎？我現在就盼着救姓雲的

跟姓柳的人，他在這時候趕到了，我張得祿要是不設法給他們個機會，我就不是我爹娘養的，陶成這可不是我變心，我這個捕快頭不想幹了，只要能叫我回了鳳城府，把我一家老小保全住了，我從此絕不再吃這碗飯。他們兩人說話間，那四個官人，已經把那個雲姑娘領進了月洞門，此時更看到像是那個杜興，他從南邊一片房頂上撲奔了簽押房的南牆，他似乎伏身在那裏查看，張得祿跟陶成等這幾個弟兄，對於簽押房那邊下面的情形可就看不見了，只看見那兩個提刀的軍兵退出了簽押房院落，他們沒走，這兩名軍兵分站在月洞門的左右。

當時差人們出入沒有多大工夫，忽然聽得那伏身在南牆頭的杜興，他竟出了聲，從牆上一飄身，往簽押房的院內竄去，大班頭張得祿低着聲音道：「活該！我就盼到這樣。」張得祿他是在想，這必是都統那榮，他對這雲姑娘施行強暴，姑娘破着死的抗拒，可是杜興這一下去可要毀了，這小子是個極下流的東西，他那種卑鄙無恥，只顧了把結差事，何況還有兩個差人，在押動雲姑娘的中途，張得祿等全知道雲姑娘是個平常女流，她沒有本領，就讓她想着一時保貞操，可是這些個東西們，一幫着動手，她那能逃得出手去，張得祿陶成在咬牙忿怒之下，事情變化的可出乎他們的意料了。

就在水上飄杜興一竄下去，聽得簽押房院內一片啾啾撲撲之聲，那杜興竟啣了胡哨，可是很快的簽押房屋頂上已經竄上一個身形瘦削的人，手中却提着一條練子槍，那個杜興也

很快的翻上牆頭，用他手中短刀向先逃上來的這個人，身上扎去，這個人一回身，練子槍盤旋橫掃，這條槍一連就是兩個轉身，他竟向東北方竄過來，張得祿陶成在房坡後一長身，張得祿忙向陶成低喊：「唉呀！怎麼換了人，擋一下，我們別傷他。」陶成頭一個就揭了一片瓦，抖手向前打去，口中更喝叱着：「回去！這不許走！這片瓦叭的竟砸在房坡上，嘩啦一聲爆响，這個姑娘把手中練子槍往起一掄，一擰身往北竄過去。

此時守北面的是費和胡長勝，一個打出一塊飛黃石，一個打出一片瓦，這時西邊崔起鳳石玉峯師徒兩人也因為變生意外之下，他們從西邊撲過來，逃出的這個人，沒被費和胡長勝擋住，已經越上北邊的那片小房，那個崔起鳳腳底下倒是真快，口中在喊着：「你往那兒走！」這個崔起鳳他一個飛鳥投林式從南邊這片高大的屋頂猛撲過來，也往小房上一落，手裏一對鷄爪鏢向這姑娘背上砸去，這姑娘身軀往左一幌身，已經把他雙鏢躲開，練子槍向崔起鳳左肩頭反砸過去，崔起鳳雙鏢砸空之下，他趕緊往起一提，他這種傢伙，專能拿敵人的兵刃，趕到他雙鏢翻起，這姑娘猛一坐腕子，把練子槍往回一撤，身形往外一聳，她依然想往北撤身逃走，可是崔起鳳的徒弟石玉峯，劉德茂，杜興，他們早看清了這個人是想往北逃，他們一打招呼，全從偏着東邊一片矮房上颼颼地緊聳身，已經竄到頭裏。

這姑娘往北一逃，那個石玉峯首先的撲過來，迎頭就是一刀，劉德茂杜興也全跟踪趕

到，這兩個人，齊往上一撲，雙刀齊下，把這個姑娘截住，他再想往北逃是不行了，手中的練子槍舞動，可是那個崔起鳳跟的也緊，他從背後也撲到，這一來四個人把她圍住，她那會逃得出去，就在這一帶平房屋頂動上了手，現在連劉德茂，杜興，也全認出來，眼前的這個姑娘，正是在中途他們救雲天柱時那兩個假扮鄉下人，內中那個姑娘，劉德茂杜興到此時弄得莫明其妙，竟不知什麼時候雲燕姑換走，自己是一邊動着手，身上直出冷汗，他們認爲今夜的事太險了！倘若這個女匪趁押房動手行刺，都統恐怕這時早完了，幸而在事情發作，這姑娘已然逃出來，還聽得都統連聲高喊：「你們別叫這女賊走了。」就這樣劉德茂杜興全認爲今夜若是不能把一般匪黨捕獲，自己也恐怕活不下去，所以現在全下死手的進攻，現在趁他們動手之先，得先把事情的變化補述一下。

這個逃出來的正是雲姑娘婆家的許秀英，雲姑娘被押在都統府東夾道，趕情這個都統那榮他把雲姑娘提上堂去，他就變了心，先前他本打算把姓雲的一家人，全置之死地，趕到一看到雲姑娘秀麗的面貌，婷婷玉立的身軀，都統那榮起了淫心，他安心把雲姑娘霸佔了，雖則雲天柱逃了，也算解了恨，不過他是帶着家眷的，他這位夫人很利害，所以他這件事絕不敢在內宅辦，仗着手低下用了劉德茂，杜興，什麼事吩咐他們，絕不會走露風聲，這個都統那榮，他真是喪心病狂，自己不想想個人，身爲朝廷頭品頂帶的都統兵官，雖則靠着裙帶關

係，和有力的靠山，也仗着是多年的軍伍，才弄到現在這種地位，決不應該假公濟私，爲了洩個人的私仇私恨，想用這種卑鄙無恥的手段，來收拾雲天柱的兒女，這就是財色所迷，把利害的關係他全不想一下，認爲自己大權在握，可以任意橫行，誰敢奈何他。

他到了晚間，二更過後，在內宅跟他那位太太假說現在平定邊陲的大將軍班師回朝，已經快入境，此時得連夜預備迎接犒賞，公事很忙，不能回內宅。好在到了晚間，一個都統府是內外隔絕，他預備把雲燕姑收房之後，天明後叫劉德茂杜興這二人把她再安置在都統衙門附近另立小公館，他想的，那知道這種逞凶作惡早有人安排來對付她。

那欄雲燕姑過堂時任什麼沒問，她說了幾句硬話，都統也沒有責打她，就被差弁們押着，把她押到東跨院夾道北頭，通着後面一個角門前一間小屋內，因爲劉德茂杜興全知道她是一個平常懦弱無能的女流，入了都統府，這是有多少軍兵防衛的地方，當時是只派了一名軍兵守着，尤其是劉德茂，杜興是早有打算，已經安排拿雲燕姑作餌，好把一班匪黨誘了來，一網打盡，並且這個姑娘是都統預備收房的人，囑咐軍兵，不得有一句戲言戲語，可提防着腦袋，這一來無形中對於雲燕姑守衛上可就鬆懈了。

燕姑被囚禁在這間房內，愁腸百轉，她自己現在真是生死大難，個人是不惜一死，但是在眼前，個人也無法決斷，好在個人決沒有貪生怕死之心，索性看到最後，這個萬惡的都

統，要把自己如何處置，那也就是個人決斷生死之時，燕姑雖則也想到救爹爹和柳鵬飛的人，他們不會叫自己陷身監牢置之不顧，可是個人也不希望真能逃出去，因為前途茫茫，逃出去又該如何？好在被囚禁這裏，尙沒遭到意外的侮辱。

這時天已經黑下來，另一名軍兵，送來飲食，把屋中也給點起一盞油燈，燕姑此時滿懷憂憤，那還吃的下去，喝的下，這個地方可是清靜，守衛門旁的那名軍兵，來回的在門旁走，先前還不斷的聽到有許多人從這條箭道來往，趕到起更之後，漸漸的清靜下來，燕姑忽然聽到門外那名軍兵似乎在問：「那一位，你作什麼？」他這個話聲剛出口，突聽得他只哎呀出半聲來，嘆通一下，似乎已倒在地上，眼看一陣輕微的響聲，燕姑聽着這種聲音不對，她可是仍然坐在那裏不動，跟着兩扇格扇門吱啞一响，向裏推開，燕姑一抬頭就是一驚！

只見進來的竟也是個姑娘，一身鄉下人穿的衣服，頭上罩着包頭，肋上跨着一個皮囊，一進門就把兩扇格扇門仍然掩蔽，燕姑站起來，剛要問你是什麼人，這姑娘道：「妹妹，不要出聲，我姓許叫許秀英，你應該知道我是什麼人了。」雲燕姑大驚失色，人沒見過，可知道，這是自己沒過門的大姑子，雲燕姑依然免不了少女的羞態，此時羞得臉通紅，但是身在難中，也顧不得許多，低着頭，低聲招呼了聲：「姐姐，你想作什麼？」許秀英很快的到了近前，抓住了燕姑的胳膊說道：「現在不能詳述一切，你可知道，你很危險了，放心，你父

親跟柳叔全到了安全的地方，萬惡的都統那榮，他竟起了禽獸之心，今夜已經想對你下手了，快着點，把你外面的衣服脫下來給我。」雲燕姑道：「姐姐，我們遭了這種冤枉官司，這麼逃走，全弄成了罪犯，這一輩子還能見人麼？」

許秀英道：「現在不是你講道理的時候，強梁世界沒有理可講了，快着點，外面有人等待，再遲延，守衛的人全出動，就不易走脫了。」雲燕姑被許秀英這麼催促着，他只好把自己外面一身短衫褲脫下來，許秀英很快的把自己所帶的一身衣服叫她穿在外面，跟着拉住了雲燕姑的腕子，低聲說：「不要怕，有人保護我們，我把你送走，我還得回來，現在叫他們發作了，出不了城。」雲燕姑被許秀英拉着，走出屋門，一出屋，燕姑就吓得一哆嗦！台階下站着一名軍兵，提着一把刀，燕姑幾乎失聲喊出來，仗着許秀英拉着她的腕子，往前一帶她，那個軍兵反低聲說：「走。」許秀英也不答話，拉着燕姑從旁邊這個小門轉出來，一直的往東，所走的盡是黑暗之處，很快的已到了東大牆下。

這時許秀英低聲招呼：「妹妹，你站住。」跟着許秀英輕輕擊掌，立刻房頂上有人拋下一條軟索，許秀英把這條軟索，繫在燕姑的腰間，低聲招呼：「你抓緊了繩索，自然有人把你帶出城去，妹妹，放大方些，救你的人，告訴你，是我們一個老前輩，你可不要再過分固執了，他是個有年歲的人，你一家生死全在他掌握中，我實不能送你出城，上去吧。」說話

聞許秀英一擊掌，上面已把繩索往上提，燕姑聽到秀英告訴自己都統那榮已起了萬惡之心，不逃出去，就是死了也落不得乾淨，現在只有聽從她的話抓緊了繩索，很快的到牆頭，這個人力量很大，把燕姑提上去跟着低聲招呼道：「姑娘，你抓緊了，別撒手。」這個人跟着把繩索向外一放，很快的把燕姑放到大牆外的地上，這個人飄身而下，燕姑究竟沒經過這種大劫大難，此時已經暈得幾乎不能支持，身軀往牆邊一靠，可是面前尚有一人，不過並沒向前打招呼，只在旁邊守着，牆頭上的人飄身而下，到了燕姑的面前。

燕姑迷離中，強自掙扎睜眼看眼前的人，隱約的辨別出一個面容瘦削的老者，這個人低聲招呼道：「姑娘，你的老爹正在盼望你逃出虎口，我老頭子得趕緊送你出城，叫你父女團圓。」說話間，他把燕姑身上的軟繩解下去，跟着從自己身上抖下一條抄包，把燕姑往前微帶了一下，用抄包往燕姑背後一兜，這個人手底下很俐落，一斜身，已經轉過身去，把燕姑指在背後，他却招呼了聲面前這個人道：「你趕緊進去，她一個人可恐怕出險，只要有半個時辰的就攔，我是可以趕回來。」燕姑雖則被一個面生的老者指在背上，這種情形實非所願，但是已經由不得她了，這個人疾走如飛，從黑影中已經逃下去，這老者正是鐵麒麟張凱。

這班人把雲天柱救出去之後，知道事情是各走極端，決不容緩手，劉德茂杜興，大班頭張得祿他們弄個一敗塗地，焉肯甘心，所以下手稍一遲延，就弄個虎頭蛇尾，並且準知道燕

姑非毀在都統府不可，這是必然的事，他們把柳鵬飛雲天柱安置在安全的地方，鐵麒麟張凱，鐵扇子侯天化，許連成，許世英許秀英眼看全翻回來，在十河驛計議之下，鐵麒麟張凱頭一個自告奮勇的要一步不放鬆，用出其不意攻其不備之法，這可完全仗着他隨機應變，一身小巧的功夫，變裝易服，入了盛京，他在白天竟自動查好了出入的道路，在白天就往後邊廢園掩入都統府，張凱這種行動是十分險，這可全仗着胆大心細，他處處的要出這出乎意料之外，別人所疎忽的地方，他要乘虛而入。任何人也是這樣，就憑一個白天，都統府是什麼地方，有多大胆量敢侵入，爲其這樣，張凱倒毫無阻擋的憑着一身小巧的功夫，滾脊爬坡，反倒得到都統府大致的情形。

劉德茂杜興使盡心機，用盡了狡詐的手段，這就是強中更有強中手，他這算遇上了勁敵，處處的剋制他，他是急於下手，在這短短半天的工夫，他要佈置好了一切，趕到黃昏之後，連個鐵麒麟張凱竟把他全部計劃看個明白，知道在今夜不和他拚一下，可非把燕姑毀在這，弄個臆膺之悔，可是鐵麒麟張凱在黃昏時候，退出都統府的一刹那間，他也是利用都統府後面這座廢園，幸虧張凱是絲毫不敢放鬆不敢大意，雖則是一個荒廢的花園子，依然提防着形跡敗露，他的身形隱蔽的極嚴。

剛從一排大樹下往北竄過來，撲奔這園子的北後牆，也就出了都統府，這時忽然聽得後

面牆頭嘸的一聲响，一連翻上兩人來，這兩個人一露面，鐵麒麟張凱就知道是江湖上的能手，身形起落輕快異常，張凱趕緊把身形隱蔽在樹後，可是這兩個人，他們並沒往裏邊淌過來，往花園子裏一落，一直的撲奔靠着北面的三間敞房，這兩個人進了屋後，跟着窗上現出燈光來，張凱是十分詫異！這是什麼人，形跡上這麼詭秘，可是來到這個地方，好像是這府內的人，自己已經看過，這是兩間空屋子，土蔽塵封，張凱略沉了一剎那，要看看這兩個人是否還出來。

就在這時通着前面的一道小門一响，有人往裏面走出來，鐵麒麟張凱細辨面貌，正是那水上飄杜興，他一直的撲奔後面那北房，到了門口，他隔着門竟招呼道：「老師傅來的很快，我們還想着還得沉一刻，屋子也沒收拾。」他說着話，已經拉門走進屋中。

鐵麒麟張凱從樹下，一聳身已經飛縱過去，這北房本是三間一通連的空房，久已沒人住了，所有紙窗和門上，到處是破孔，燈光是偏着裏邊，緊靠着東半邊，貼近風門這邊，却是黑沉沉，張凱相度好了自己的退路，身形貼到風門旁，從破紙孔向裏張望。

這時屋中一陣笑聲，張凱看到裏邊站着兩人，一老一少，仔細一注意這個有年歲人的相貌，張凱不禁倒吸了口氣，心說好賊崽子，你們把賊皮全蒙上官衣，老子一樣認得你，這分明是過去橫行東邊的過天星崔秀，這個東西和自己雖則沒正式對過面，可有人已經暗中指給

了自己，因為這個老賊十分狡猾，他這些年明者是洗了手，暗地裏和一班久在東邊盤據的飛賊巨盜全有勾結，張凱隱跡關東也正爲得是自身事未了，一班冤家對頭，尙還不肯放手。

可是來到關外時，已經有人要約出這個老賊來幫忙，和自己作對頭，但是這個老傢伙狡詐十分，他似乎知道自己不是好惹的，他明着不肯和自己樹敵，不過張凱已有兩次，險些落在一班仇家之手，事後調查就有過天星崔秀的死黨，他本人可是決不露面，決不出頭，不過張凱自己知道，那時疎於防範，就許爲這個老賊所乘，也是在十分防備他，不過這個老兒行跡詭祕，近一二年來已經找不到他的踪跡，不想竟會在盛京地面和他會上，尤其是黑心劉德茂，水上飄杜興這兩個賊子全是一家人，張凱此次雖則是十分冒險，但是要聽聽他們究竟要怎樣和自己這班人作對手了。

四 懲警貪官

這時過天星崔秀笑聲一斂，向杜興道：「自己爹們用不着客氣，我老頭子既在這，焉能袖手旁觀，不念當年江湖道上的義氣，也得顧全咱們現在這點地位，咱們爹們現在全是棄邪歸正，要另打一番天下，誰和咱們過不去，那是往咱們飯碗裏放沙子，不叫咱們好死，他就會好活下去麼，跟德茂放心大胆的幹下去，有老頭子接你們後場，還怕什麼，我就是不服器

這一羣鼠輩們，他們把我們這一班闖江湖的朋友，全看成了可欺負的人了，手段別輕了，你容他不容你，眼前的事還看不出來麼，所以我們爹兩個聽到信息，立刻趕到，這場事我老頭子要不給你料理好了，你們哥兩個站不住腳，跟我栽跟頭現眼是一樣，不用託付，不用說客氣話，鳳城府那班吃飯的傢伙，怨你們哥兩個太把他們看重了，現在抽樑換柱把他們依然放出來，可是事情完了，總要給他們點顏色看，叫他們也知道知道咱們爹們不是好惹的，我說的話對不對？回頭叫德茂趕緊來，我有話吩咐他。」水上飄杜興是滿臉陪笑，諾諾連聲的答應。

鐵麒麟張凱暗地咬牙切齒，更趁這時仔細的對於那所帶來的壯漢面貌上注意了一下，因為杜興這就出來，張凱知道他不會走了，立刻一轉身往北房的西房山這邊下來，趕緊的離開都統府，自己已經把今夜的事情打定了主意，要和這水上飄杜興，黑心劉德茂勾結的老賊一決生死存亡，事情不敢耽擱，趕緊翻出城外，現在自己人已經全到了關廟附近，這時天剛黑，張凱和大家見面之後，把都統府所探得的一切情形，說與了侯天化等一班人，張凱更告訴他們今夜動上手，大約可有厲害人，這個過天星崔秀在東邊一帶橫行多年，始終漏網，東三省的捕快，全惦着收拾這個傢伙，可是反送掉許多人的性命，現在是天網恢恢，疎而不漏，我們這次索性在盛京地面弄他個地覆天翻，要幹就幹出樣兒來，真個的全弄成了逃亡邊

荒，帶着活氣不敢見人麼。」張凱說到這，更囑咐大家進城不能太晚了，趕緊走，自己更把自己所定的計劃，挨個吩咐一番。

告訴許秀英接雲燕姑出來。事後必須要把這羣猴崽子穩住了，都統府的情形，我已經全看過了，他們是認爲雲姑娘懦弱無能，防範上並不嚴厲，可是必須早早把她接出來。我們要把她送出城外，並且人還得翻回去，今夜的事，人少了是決不夠用的，好在天柱鵬飛在太子坡後面隱匿是個極好的地方，只要雲姑娘一到交給他們爹兩個，咱們就不用管了，無論如何，我們要在東邊一帶除此大害，把這過天星崔秀收拾下來，劉德茂，杜興也不能叫他們逃出手去，鳳城府的捕快，無足輕重，到時候看他們的命運。今夜我們很便宜，那過天星崔秀，狂傲十分，他看不起鳳城府下來的人，像鳳城府張得祿等一班人，本領雖不怎樣，可是全是老吃衙門口的了，並且張得祿那個傢伙眼很亮，他幹捕頭的時候，也正是這老賊賊星發旺的時候，只要他們一碰頭，張得祿是個老行家，他不會不疑心，這不是我推測，是必然的事，這種情形與我們有利，到時候，我再當場揭破了他本來面目，他們自己人先起了變化，我們就不會不得手了，可是下手時，要先叫他們佔上風，起驕敵之心，都統府人多勢衆，官家的防衛，也不要太輕視了，我們最好是把老賊和劉德茂，杜興全誘得離開都統府，能够出城，固然是好了，這件事恐怕不易作到，因爲這個姓崔的十分扎手，我們不易走遠了，這可

仗候老師賣賣力氣，我們無論如何得把姓崔的弄到手中，老實告訴你們，有他一個人，關係着我們事情的全局，但是這是我們自己的打算，事情到時候是否有變化，我們可不能十拿九穩的就看到我們能操勝算，但是我們把力量用到了，反正猴崽子們，不能趁心如願，這件事諒還作得到，天色不早，我們先得把雲姑娘救出來。」

張凱跟着取出一身衣服來，叫鐵扇子侯天化打扮起來，只是沒辦法的是他唇上的鬚鬚，不過現在是天黑了，這個老頭子更是十分機警，叫他應付一個短時間，決不會辦砸了。立刻叫他帶着許秀英趕緊走，先行進城，張凱帶着侯玉許連城許世英趁着城門沒閉，全混進城來，張凱指明了他們下手的地方，自己可是趕緊撲奔後面的花園子，叫侯玉奔西跨院一帶，監視大班頭張得祿等呆的地方，叫許連城許世英守在東牆附近，預備着出路，這樣許秀英跟鐵扇子侯天化先行潛踪隱跡到了東跨院夾道這裏，這個時候下手是正好，衙門裏是剛吃過晚飯，上班的守夜的，還沒有出動，人是雖則不斷出入，可是唯獨夾道這邊沒有什麼人來往了。

侯天化他頭一個動手，把夾道內這名軍兵收拾了，連嘴給堵上捆好了，拋入旁邊一間空屋內，侯天化當時算在這裏上了班，許秀英這才闖進屋中把雲燕姑先行救走，送出都統府，因為趕緊得把她保護出城，這件事只有叫鐵麒麟張凱代勞，送雲燕姑出城，除了許秀英是最合適，許連城，許世英，一個是公爹，一個是夫婿，這兩個絕不會把燕姑擋出城去，只有

鐵麒麟張凱年歲最大，將來跟燕姑說明她不會再覺難堪，張凱走後，許秀英仍然回到那間屋中。她把燕姑穿的一身衣裳自己套在外面，連包頭也罩好，把桌上的油燈撥得暗了，此時鐵扇子侯天化站在這間屋的門外，他把這段夾道守住了，注意着南邊的一道小門，只要有人一過來，他立刻喝叱着：「都統有令，這裏不准走，」所有差弁在這種時候大致的也全知道這件事，誰也不敢再往這裏多走一步。

好在他們把燕姑救走，時候已經不早了，現在二更已過，鐵扇子侯天化他緊守在通着東院的小門前，他是注意着往這裏來的人，工夫不大，見從二堂這邊有兩個差人提着燈籠，後面兩個軍兵跟隨着，侯天化見他們撲奔小門這裏，他趕緊退回來，縱身竄到屋門前，低聲向裏招呼：「秀英！人可來了，沒有熟人，只管大胆的跟他們去，張老師囑咐的話，不許不聽，殺官如同造反，我們不許那麼作，你不要把大家全毀了，人可就到了，我後面等你。」

此時那四個人已經轉過小門，相隔敵丈遠，誰也辨不清誰的面貌，前面的兩名差人，遠遠地就招呼：「李全勝提案來了。」侯天化已轉身，他口中却高聲答應着：「老爺們可來？再不來我全得裝在褲裏，交給你們，我不管了。」他腳底下故意的加重，一直的向北邊跑過去，這提案的差人，全罵了句：「這小子幹點什麼又尖又滑！」他們跟着到了門口，把格扇一推，好在屋中被看守的人坐在他們當時是提這個人來的，對於看守軍兵李全勝閉關，他們

毫沒介意！這兩個提燈籠的差人，舉着燈籠向前招呼道：「姑娘！現在都統向你問話！跟我們走吧！你是要高升的人了，往後我們還得仗着您照顧呢？」這許秀英把頭一偏避開了燈光，奮然站起道：「你們少胡言亂語，他不是要問話麼，我正想問問他，把姑娘攔在這，不撒不放，他安的是什麼心？」差人們彼此相視一笑，現在他們知道這是將來都統身邊人，他們可不敢得罪了，立刻提着燈籠前面引路，後面兩名軍兵跟隨着，一直的奔簽押房。

這許秀英低着头跟着他們走，從二堂這邊轉過去，過了一段很長的箭道，到了簽押房，提燈的差人說了聲：「你站在這等一等。」許秀英一看這道院內很清淨，三間北房靠東邊還有兩間小房，屋中的燈光很亮，進去回話的差人，他跟着出來，向兩名軍兵招呼，叫他們到月亮門外守衛，不准往院裏來，他們立刻答應着退出院去，更指示他們把燈籠熄滅，傳話的差人向旁邊的這個招呼道：「劉福！你到西房去，不招呼你不許過來，知道嗎？」這個差人暗暗的咬牙不敢笑出來，看了許秀英一眼，許秀英是始終不和他們對面，這時這個差人向許秀英道：「跟我進來，都統可是已經有意思典你！你放明白些！你也不是小孩子了，天大的事情從你身上就可以化解了。」許秀英只低着头不理他，其實這一班差人們白天全看見雲燕姑的面貌，一來是因爲晚間秀英時時躲避着他們，不和他們正對面，並且秀英和燕姑年歲身量全差不多，差人們也萬想不到在都統衙門裏會出了別的事。

這差人名叫李升，他把風門一拉，向秀英道：「姑娘裏邊請吧。」許秀英往房中一邁步，已經看到都統那榮，他正坐在靠着東山牆那邊，手中把着一個水烟袋，一身便服，因為這種屋子很大，這三間房子靠西邊是一個暗間，都統那榮正坐在裏邊，相隔着丈餘遠，許秀英一進屋，就把臉轉過來，斜着半邊身，臉向着前面的窗戶，差人李升却招呼道：「姑娘還不給大人叩頭？」秀英此時緊低着頭，不言語，都統那榮向差人招呼道：「她是不大懂得禮節，慢慢地就知道了。」他說着話，托着水烟袋站起來，慢慢地向這邊走着，口中招呼着道：「燕姑！你的事情你自己應該明白，現在有三條路叫你自己選擇，結交匪類的雲天柱，竟敢勾結江洋大盜，中途脫逃，你就是一個姑娘也該知道，他是什麼罪名，你全家一個也休想逃得活命，何況他更有大逆不道，誹謗朝廷之罪，他已經有兩層滅門之禍，你是他親生女，你逃得了麼？這是一條死路，第二件朝廷選宮女，鳳城府的公事上你是在名在數，可是你那個萬惡的父親捏造證據，屢次抗傳不到，這次若是把你送入宮中，你這一輩子也就完了，我也是和你一見有緣，不知不覺的起了惻隱之心，我想把你收在身邊，叫你逃出這兩條死路，不止於你得到了好處，將來我或許能夠設法連你逃走的爹爹也可以救了，姑娘你自己想想，你是幾生修來的福，遇到我這個心慈面軟將生殺大權的都統，你只要好好地在我身邊，享不盡的榮華，受不盡的富貴。」他說着話，伸左手向秀英的肩頭一拍道：「姑娘，你扭過頭來，何必害

臺。」

許秀英猛一轉身，一把抓住了都統那榮胸前的衣服，厲聲說道：「狗官，你喪心病狂，你身爲朝廷大員，竟敢作這下流無恥的事。把你姑娘當作何如人？」在秀英乍一轉身，都統那榮還沒辨清面貌，他也知道這姑娘未必順情順理，他往後退着，口中還喝叱着：「你敢大胆，不識抬舉的東西！李升捆她。」李升也在驚慌地炸撒着兩隻手，往前想拉秀英姑娘，許秀英一扭頭向李升喝叱道：「你敢動，我先把他宰了。」跟着回過頭去，往旁邊一帶都統那榮，因爲他正當着燈光，秀英這時喝叱道：「狗官你認認姑娘是誰？」

都統那榮被他抓住，不能脫身，此時他聽到秀英這話，仔細往秀英臉上一看時，不由呀的一聲怪叫道：「你們快來！」手中水烟袋也出了手，因爲眼前的人絕不是白天，過堂收案時所見的那個雲姑娘了，此時許秀英知道外面的人必然跟着到來，一隻手抓着他，一手指着他的臉厲聲喝叱道：「賊官！從此痛改前非，對姓雲的放手！叫你這衣冠禽獸多活幾天，你敢在仗着你的勢力喪盡天良的去作，定要你的狗命。」說到這許秀英右手一揚這一掌正打在都統那榮的臉上，跟着左手向外一抖，砰的一聲，把都統摔向裏面，此時那個差人李升已經在怪叫着，嚙的一下把風門撞開，他可是忘了下面的門檻，腳下一拌，整個的身軀摔出去。許秀英一伸手把練子槍已經摘下來，一縱身從李升的身上竄出去，往院中一落，那裏

杜興，他已經從對面房頭撲下來，口中喊着：「大胆的匪徒。」許秀英練子槍往起一抖，照着杜興就砸，杜興往旁一閃，許秀英已經一個旱地拔葱竄起來落在簽押房的屋頂，那杜興他險些被李升的身軀拌倒，他趕緊往簽押房裏看了一下，都統那榮正在唉喲着爬起，口中還喊着：「反了！反了！」水上飄杜興他一看都統那榮，似乎沒受什麼傷，他趕緊招呼地上爬起的差人李升道：「快着，招呼小隊子保護大人。」他跟着一聲高喊：「來人啊！」在這剎那間，許秀英已經從簽押房屋頂飛縱過去，她按着預定的指示，一直撲奔正北，可是劉德茂杜興終比她道路熟，那個過天星崔秀已經飛身趕過去，一對鷄爪雙鐮把許秀英阻擋住。

其實鐵扇子侯天化，許世英，侯玉已經全從四週圍過來，他們可是故意遲延一下，爲是叫許秀英好誘他們往都統衙門的後面廢園退，因爲這一帶屋面上動手十分不利，可是此時這個東邊巨盜過天星崔秀，這一猛撲上去，許秀英可是十分不利了。她這條練子槍正受鷄爪雙鐮的剋制，唰唰的四五招，練子槍忽被過天星崔秀的鷄爪雙鐮攔住，劉德茂杜興，更是安心下毒手，絲毫不留情，一把牛耳尖刀，一柄短刀，如同疾風暴雨般往上攻，何況還有一個崔秀的徒弟石玉峯，許秀英此時十分危險，練子槍一被攔住，三口刀是一齊往上身上招呼，仗着許秀英得鐵扇子侯天化的真傳，他們這身功夫，全是以巧制敵，在這種形勢下，她猛然把左手一揚，向過天星崔秀喝了聲：「招打。」其實手裏並沒有暗器，來不及往外登梭子鏢，可是這

一句詐語，過天星崔秀德把左手的鷄爪鏢往自己的面門前一幌，這種兵刃絞在一處是一個猛勁，全憑腕力提，手底下快，他左臂一揚，右手的力量頓形中卸了，許秀英更趁勢右臂往外一抖，練子槍已然撤出，可是這三口刀全到了，她身軀猛然往下一矮，一個臥地龍，仗着這座平房靠着北邊跟後面一座高大房接連，後面的房子比平房高起五尺，她身形往屋面上一滾，已經一個翻身，到了北面高房的牆下，手中的練子槍，囑噓的往外一抖。這三口刀剝空，可是那過天星崔秀喊聲：「丫頭，你那裏去。」他腳底下順着屋面往前一滑，一個夜叉探海式，左手的鷄爪鏢往外一遞，向許秀英剛往起長的上半身戳去，這又是一個極危險的時候，許秀英拚死的逃開這三口刀，她的身形可沒換過式來，眼看着鷄爪鏢已經戳在肩頭，往後躲是沒有地方了，就在這時，一個尖銳的聲音，一聲長嘯：「猴崽子，你接傢伙吧，」鐵扇子侯天化此時可沒亮傢伙，因為他這種傢伙是容易辨別，他不願意讓過天星崔秀認出自己是何人，口中喊的是接傢伙，實際他是一個飛鳥投林式，身形拔起，他是從東南角猝然現身，施展開輕功提縱術的絕技，人隨聲到，一個飢鷹搏兔式，身形往過天星崔秀的背後一落，單足點屋頂，雙掌一抖，向他背上便打。這種暴喊聲音，崔秀他那敢不撒招，他也是單足點屋頂，這時右脚向自己的左腿後斜着一探，一個鶴子倒翻身，掌中一對雞爪鏢倒翻回來，向來人的雙臂上猛砸，這個老賊身形轉得快，雞爪鏢遞得快，鐵扇子侯天化口中喊了個「好」

字，身形往下一矮，一個平沙落雁，雙臂向下一沉，崔秀的雞爪雙鎌向自己的身左側砸過去，鐵扇子侯天化身形猛往起一長，一個金雞抖翎式，右肩頭向前一甩，反掌打他的面門，這個過天星崔秀一幌頭，可是劉德茂杜興已經從背後撲到，那個石玉峯他從偏着西邊，猛竄過去，他是猛撲許秀英。

劉德茂，杜興兩口刀，完全奔鐵扇子侯天化後腦左肋同時扎過來，侯天化這一反掌打出去，眼角中已經看到背後兩個已然撲到，刀遞的很快，侯天化趁着崔秀一甩頭的剎那間，他身軀往下一沉，把劉德茂上面這一刀閃開，杜興這口短刀，奔左肋的，侯天化一擰身，刀從自己右肋扎空，可是跟着一個野馬分鬃，這一掌照着杜興的腕子上劈去，這個杜興他用力的一踹屋頂，算是把身形縱出去，逃開這一掌，這種動手是刻不容緩，過天星崔秀因為來人一面面手底下就這感厲害，他此時雙臂一抖，雞爪雙鎌又反攻回來，他這次是用足了力量，雙鎌齊下，照着侯天化的背上猛砸下來，傢伙上帶着一股子勁風，只要被砸上，當時就得廢命。

五 力鬥羣凶

可是侯天化在一掌把杜興逼退之下，一個怪蟒翻身，身軀從右往後一翻，腳底下已經換

了步眼，崔秀的雙鐮砸下來，侯天化身軀已經閃開，反到了他的身左側，猛然左掌向外一抖，口中喝了個「打」字，向崔秀的左肋上劈來，過天星崔秀雙鐮砸空，這次他力量用的過大，砰的一聲，雙鐮完全砸在屋頂上，仗着這個老兒，也是好幾年的功夫，他在身軀往下一俯之間，左手的鐮用力往回一帶，一個烘雲托月式，左手鐮往侯天化的左臂上一擦，右手鐮反從底下遞過來，往侯天化的肋上扎來，侯天化此時眼角中看到許秀英已經騰身竄上後面那片高房的屋頂，崔秀的徒弟石玉峯，已經猛撲上去。

這時許秀英在屋面上情形又是十分不利，那侯玉他是從西邊撲過來的，但是已經被鳳城府的捕快費和，胡長勝阻擋住，侯天化這時全身用力往右一甩，身軀已然縱出去，一個趕浪登波式，腳底下不停，從這片平房上，飛撲後面那片高大的屋頂，崔秀這個徒弟石玉峯，刀法也十分厲害，許秀英和他在屋面上動手。

因為那裏不是平房，更是很大斜坡的瓦頂子，侯天化此時一個燕子竄雲式，已經到了這邊的房簷口，許秀英正被石玉峯那口刀一個盤旋橫砍，身形也逼得到了房坡邊上，嘎叭的腳底下瓦已經被踩碎，身形往下一栽，鐵扇子侯天化，腳底下已經點穩了瓦壠，在這種情勢危急之下，再顧不得形跡顯露，左手猛然一抓秀英的左肩頭，斜着往東一推，右手把插在領子內的鐵扇子已經撒下來。

那個石玉峯，他也正往房簷口二次遞刀，往許秀英的背上扎，許秀英這時被師父這一推，把身形攔住，斜貼着瓦壩，往東一翻身，已經向上竄出去，石玉峯這口刀，是探着身子往下扎，侯天化全身往上一湧，掌中鐵扇子，看準了刀身，兜着他刀鋒下，噹的一聲，把石玉峯的刀盪起，跟着左腳往上一換步，鐵扇子已經隨着遞出去，嘍的一下，點在了石玉峯的左肋上，哎喲一聲，向房坡上倒去，這時侯天化向許秀英喝聲：「我們退。」自己也喊聲出口，耳中也聽得兒子侯玉在西邊喊了聲：「低頭。」鐵扇子侯天化左肩頭往下一沉，身軀是往房坡上斜着一倒，眼中已然看到一點銀星，正向自己背上打來，他正是犀牛望月式，手中的鐵扇子往起一翻，鏗的一聲，一支喪門釘被鐵扇子磕向半天，暗器到人到，正是那過天星崔秀。

他已經看見徒弟似乎受傷，已經倒下去，他竟自不受江湖動手的規矩，暗器暗打，喪門釘突然發出，侯玉他跟捕快胡長勝，費和動手，這兩個捕快，原本就不怎樣高明，並且胡長勝的傷，還沒好俐落，他們雖說奉命把守屋面一帶，那過天星崔秀更說過狂言大話，不過叫他們助威，用不着他們動手，但是人真到了面前，那能够不招呼一下子，可是這兩人那是侯玉的敵手，一遞招，侯玉這條龍頭鳳尾鞭不過三招兩式，費和的單刀已經出了手，侯玉是遵着爹爹的囑咐，跟鐵麒麟張凱的指示，不到萬不得已不准殺人，所以對於這兩個捕快，不肯

過分相逼。

他在往北一縱身之時，突然看到過天星崔秀右手的雞爪鏢，已經合到左掌中，就知道他要發暗器，果然他身形往前一竄，一揚手，侯玉這裏已然喊出，若不然鐵扇子侯天化總然送不了命，也得帶傷，這個老賊喪門釘也有獨到的功夫，腕力足，打的準，侯天化磕開他暗器，見他已經撲上屋頂，侯天化見他雙鏢遞到，一個倒挑珠簾式，身形向左一閃，右臂往起一翻，噹啷一聲，雙鏢被震起，可是侯天化口中喊着：「老賊，不怕死，隨我來。」侯天化一甩肩頭，身形已經越過屋脊，許秀英也正竄過這片最難着足的房坡，向後面廢園如飛退下去，可是這時都統衙門前面可就亂了，喊聲暴起，並且响起號角來，已經集合軍兵，吶喊殺聲，往後面撲，這時候天化一聳身，從屋頂上翻下來，向許秀英招呼道：「秀英，花園子裏是好地方，收拾這老賊。」許秀英答了聲：「知道了。」她首先從北邊這段矮牆越過去。

這個地方雖則是一個荒廢的花園子，但是樹木很多，侯天化緊隨着秀英的身後，也翻過矮牆，那個過天星崔秀一片狂言大話說在頭裏，趕到匪人們一露面，竟這麼扎手，這個老賊咬緊了牙，要和來人拚個生死存亡，他在屋頂上翻下來時已經吱吱的連打了三聲胡哨，呼應劉德茂杜興等往後面集合追趕，侯天化許秀英此時已經到了這片廢園中，侯天化回頭看了一下，老賊這時剛剛的翻上牆頭，他用一對鷄爪鏢護住了身軀，略停了一下，提防暗算，他跟

着聳身往裏面竄過來。

鐵扇子侯天化已經向許秀英打過招呼告訴：「這個老賊你們不用管，身形隱蔽起，侯玉許秀英一到，你們分頭散開，對付那幾個傢伙，我們得了手，見好就收，咱們的人，全出去了，犯不上和他們拚命，出多了人命，將來也是麻煩。」許秀英答應着，已經往一排樹後竄過去，鐵扇子侯天化此時已經轉到一座假山前，一聳身，已經到了這丈餘高的山頂上，此時過天星崔秀劉德茂杜興跟那個被摔在房坡的石玉峯相繼的撲進來，最後面却是大班頭張得祿，其餘的鳳城府四名捕快，已被劉德茂吩咐過，叫他們一面保護內宅，一面保護都統大人的安全，追捕匪人不用他們管，衙門裏此時可亂了。

這是一個武職衙門，平時總有兩哨人常川守衛，這個都統那榮，他雖說是個靠着勢力發達起來的，究竟他也是久經戰陣的帶兵官，他手底下很有得力的人，在這事情一發作之下，立刻本衙門的一個幫帶，一個營官分頭佈置，守衛衙門，兩哨人把前後全把守住，燈籠火把亮子油松，立刻全調動好了，一個都統衙門照耀的如同白晝，那個幫帶他更立時打發手下的一名頭司把總飛奔城守營，調集城守營的官兵，保護都統衙門，這種地方就是官家的勢力，此時這個過天星崔秀提着一對鷄爪鏢飛撲進後園，他身形往牆下一落時，已然看到動手最厲害的那個老頭子，已經飛登假山，他往前一縱身，厲聲招呼道：「老賊，你敢在都統衙門這

裏耀武揚威，你算好朋友，老師傅倒照照你的膽量，你下來吧。」他身形往前一趕步，斜着往土山的偏東邊竄上來。

鐵扇子侯天化一幌身反退下來，口中在招呼着道：「姓崔的，你這老賊在關東三省也算抖盡了威風，現在你也敢混入官衙，充起好朋友來，今夜就是你栽跟頭現眼的日子到了，識相些，趁早給我離開盛京地面，老爺子決不趕盡殺絕，你不聽良言相勸，今夜就要毀了你。」過天星崔秀他一聲不响，一個燕子掠波式，從上面反撲下來，雙鑱照着鐵扇子侯天化撲頭蓋頂就砸，侯天化口中喊着：「不識抬舉的東西，叫你嘗嘗老爺子的厲害。」侯天化此時把一身絕技施展起來，現在動手的地方，亮的開式，容易施展，他掌中這柄鐵扇子，崩，砸，點，打，吞，吐，撒，放，起，落，進，退，虛實莫測，身形小巧靈活，鐵扇子完全用的是小六招，過天星崔秀這對鷄爪鑱功夫可不弱，舞動開也是上下翻飛，並且他這對傢伙重，可是鐵扇子侯天化一身獨有的功夫，倏進倏退，忽攻忽守，或起或伏，身形快若飄風，疾如電閃，這兩個人一搭上手，就是十幾個照面。

此時過天星崔秀他可看出動手的是何如人了，雙鑱上下翻飛口中更喊着：「姓侯的！你今夜竟敢作這種無法無天的事，殺官造反，你再想逃出我的手去，那是妄想了。」鐵扇子侯天化一邊動着手，一聲狂笑道：「老爺子就爲得搗你的賊皮來的，盛京地面，老爺子早已不

想立足了，成全了你，也倒值得。」

此時黑心劉德茂，水上飄杜興，他們可沒有耽擱，跟踪趕到後園，連那個石玉峯大班頭張得祿，趕到一撲到後園，已遭阻擋，許秀英，侯玉，許世英許連城，此時是相繼從都統衙門內全往這一處集合，秀英是得師父授意，她首先把身形隱去，接着自己的人打招呼仗着前面的官兵，並沒撲到後邊，黑沉沉一片廢園，到處是隱身之地，這爺幾個全分散開，趕到劉德茂等一進後園，一個一個的全被這班人阻擋住，並且有心戲弄他們，身形全是忽隱忽現，忽攻忽走，這一來，四個人可不能接應過天星崔秀了。

可是這個崔秀他與侯天化動上手，一時間尙難分強弱，圍着土山前，翻翻滾滾這兩人這一場凶殺狠鬥，正在難分強弱之下，可是耳中聽得這都統衙門四週，一片號角之聲，馬蹄的聲音震耳，並且這種聲音來得很快，眨眼間的工夫，馬步軍兵，已經把一個都統衙門團圍住，因為城守營已得報告，並且信息傳出去，還是十分嚴重，把城守營兩營馬步軍兵全調齊了，更知道匪人尙沒走，這種馬隊離着又不遠，一到都統衙門附近，已經把附近全包圍，後面一片火光，馬隊是全掌着火亮子，跟着砰砰一連幾聲，城守營的營官，帶着一隊健勇竟把後花園子的後門砸開，兩哨人湧進後園，貼着後牆往兩邊雙龍出水式圍過來。

此時過天星崔秀正因為跟鐵扇子侯天化拚死纏鬥之下，不能取勝，耳中雖聽得劉德茂杜

與等不時的發着喊叫的聲音，可是分明全遭到匪人的圍攻堵截，自己這一路拚死猛鬥之下，也有些筋疲力盡了，這時耳中更聽得偏着土山的東邊一聲怪叫，發出呼號的喊聲，分明是黑心劉德茂已被敵人所傷，這時官兵這一撞進後園，人多勢衆之下，給崔秀壯了膽量，他把掌中鷄爪鏢，一個盤旋橫掃之下，把鐵扇子侯天化身形逼得微往後一退，他雙臂一抖，雙鏢向外一甩，腳底下用足了力，脚尖一點，身形飛縱起竄上了土山，此時他却打定了一種狠毒的主意，不管自己人了，他從土山上猛一聳身翻過去，口中在高喊着：「城守營的軍兵們，別放走了匪人，全在土山前，我是將軍府的護衛崔起鳳，箭手還不動手等什麼。」他是連喊帶竄，向督隊的營官面前撲過來。

這個營官，他知道這將軍府有這麼個人，並沒有和崔秀答話，已經响起一聲號角，四十多名弓箭手，已經張弓搭箭，向土山這一片攢射過來。這個崔秀此時已經到了營官面前，鐵扇子侯天化一見這個崔秀逃出去，自己跟踪往土山上一撲時，那邊幾十支火把在高舉着，從花園子後面後門那裏尚在往裏撞進來大隊軍兵，此時把東西兩邊全把住了，這一營城守營的官兵，全是久經戰陣，更是都統那榮從山東帶來的，弓箭手手底下全快，號令發出，立刻就幾十條箭，向土山攢射。

侯天化一看這種情形，不趕緊退，今夜就得殺傷多少官兵，那一來事情越發弄得大了，

不可收拾，捧身一縱竄下土山，好在官兵那邊還沒看到匪人們的踪跡，鐵扇子侯天化一連兩個縱身向南邊撲回來，耳中聽見偏着東邊一排大樹後有動手的聲音，侯天化飛縱過來見這裏正是崔秀的那個徒弟石玉峯跟許世英動着手，許世英現在似乎已經帶傷，手底下已經失去靈活之力，那個石玉峯他雖則在房上被摔了一下，現在依然十分猛勇，掌中刀上下翻飛，許世英已經被逼得往樹榦這邊轉過來，可是因為退得急身軀被樹榦撞了一下，那個石玉峯一刀，正向許世英的胸前扎來，許世英在躲閃已經來不及了，左肩頭用力的一閃，石玉峯這口刀，刀尖子已經順着許世英的左肩頭下連衣服帶肉穿過去，許世英唉喲一聲，身形向右一竄，可是他先前已然帶傷，此時更被刀扎上，他那還逃得開，那個石玉峯他把刀往回一帶，照着許世英斜肩帶背砍去，此時恰好侯天化趕到，他一個猛虎出洞式，雙足一頓，整個的身軀撲過來，侯天化在這種情急之下，手底下無法再留情，一振腕子，掌中鐵扇子，依然遞出來，正戳在石玉峯的背上，石玉峯一聲怪叫身軀竄出去四五尺，倒在地。

侯天化趕緊往前一上步，把許世英抓住，很着急地問道：「你怎麼樣？我們得趕緊退了。」許世英嗚呼道：「師父！我大約不易逃出去了，我左腿被袖箭打傷，肩頭下刀傷也重，師父你別管我了！」侯天化厲聲說道：「你這叫滿口胡言，我老頭子還沒嘆氣呢！」話聲中竟把許世英插在身上，侯天化更問道：「他們全在那裏？」許世英道：「大約全在南牆附

近，你看，我師弟來了。」果然侯玉提着一條龍頭鳳尾鞭，飛縱到近前，口中招呼道：「爹爹！你在這裏，怎麼師兄受傷了！」侯天化道：「玉兒你看，官兵可已經包圍了，好小子趕緊接應他們，我們不趕緊走，可就要走不脫了，招呼他們從東邊往外退，我可不能等待你們了。」侯玉道：「爹爹！你只管走，我去接應許叔父跟師姐。」侯天化回頭一看，此時土山左右以及土山上全上來人，這個時候可危險萬分了！一片喊殺聲音，官兵在吶喊着，別叫匪人逃了呀！弓絃是一股勁地响，嘖嘖地箭往這邊射過來，侯天化望着侯玉的背影，又招呼了聲：「玉兒，越快越好！」侯天化自己擋着許世英往東猛撲過來，自己竟找那能够隱避身軀的地方，直撲花園子的東牆，可是離着東牆還有六七丈遠。

往外闖可不容易了，軍兵們往裏撲得快，眨眼間圍着東牆下弓箭手已經佈滿，他們更把一二十支火把，拋向離開大牆丈餘外，箭是連續往這一帶射，地上有這麼多火把燃燒着，只要有人往那邊一闖，他們立刻能看到，鐵扇子侯天化明知道不易闖，可是不拚命的跟箭手爭生死，就得束手就擒，侯天化口中招呼二聲：「世英把頭低下去。」侯天化跟着往下一矮身，口中喊聲：「要命的讓路！」他聳身往東牆下猛竄過來，手中的鐵扇子揮動，官兵那邊已發現有人猛往這邊闖，立刻一聲號令十幾支箭齊往侯天化這邊攢射過來，侯天化身形快，不過他手中的兵器，尺寸短，撥打亂箭，得把身軀矮下去，才能照顧到上下身，就這樣他已經到

了東牆下。

有六七名官兵因為匪人離得太近了，他們竟是把手中的弓一扔，掄刀猛撲過來，侯天化口中喊了聲：「不要命的東西們！」手中的鐵扇子一個『潑風八打』式，官兵已經有四個人被鐵扇子打傷，侯天化趁着這六七名官兵閃避之下，他一矮身，就要往牆頭上竄，這時一聲暴喊，從北邊猛撲過一人來，身形往這邊一落，口中喊着：「老賊你還想走麼？」一對雞爪鏢向侯天化許世英爺兩個身上砸下來，撲過來的正是過天星崔秀。

侯天化趕緊地往左一閃身，斜着身軀向北一轉，手中的鐵扇子橫着往上一撩，把雞爪鏢盪開，可是這個過天星崔秀已經抽招換式，雞爪鏢猛力進攻，並且這時還有三四名年青力壯的官兵掄刀往上猛撲，侯天化任憑如何有本領，現在可不成了！背上揹着一個許世英，眼前又是一個勁敵，既得應付敵人，更得照顧許世英，還仗着這位老武師幾十年的功夫，就這樣掌中的鐵扇子上下翻飛身形是盤旋急轉，在這種情勢下，又連打倒了兩名官兵，那過天星崔秀，先前本不是自己的敵手，此時侯天化可有些對付不了他了，想往牆上竄，他這對雞爪鏢逼得緊，絕不容侯天化離身，此時督率官兵的一位營官吳壽山，他也趕過來，這個營官更是久經戰陣的好手，此時見這名匪徒揹着一個人尚這麼利害，他遂舉着腰刀高聲喝喊：「大胆的匪徒，還敢殺官拒捕，你們還不動手等什麼？」這個營官一喝喊，立刻有三四個胆大手底也決

的弁勇們猛撲過來。

這幾名弁勇還是真利害，他們不怕死，幾口刀齊向侯天化砍來，侯天化一個旋身盤打，用手中的鐵扇子往外磕這幾口刀，可是刀被磕出去，過天星崔秀鷄爪鏢趁勢猛攻，雙鏢照着侯天化背上指的許世英扎下來，許世英一手抓着師父的肩頭，一手上提着自己判官筆，他在侯天化的背上用力的把判官筆一甩，算是把崔秀的雙鏢震開，侯天化身形也在往前一竄閃避，可是這過天星崔秀雙鏢一分，一個白鶴亮翅式左手的雞爪鏢往侯天化的左膀上扎來，侯天化鐵扇子往後一翻，噹的一下倒是砸在他鷄爪鏢上，不過鷄爪鏢的前面三個鋒利的鷄爪已經掃在侯天化的左膀下，連衣服帶肉全被鷄爪鏢鋒利的尖子掃傷，侯天化咬牙忍痛往外一竄，這一下子險些送了命。

六 墓地潛踪

崔秀的鷄爪鏢尖子更掛在許世英的左腿的褲管上，嘩的一聲許世英左腿下半截褲管全被撕去，侯天化幾乎把許世英甩出去，自己的身軀踉蹌往前一撞，幾乎摔在地上，這時更有兩名弁勇，喊聲：「躺下吧！」兩口刀迎頭刺下來，侯天化用鐵扇子撥打，手底下是「分花拂柳」之式，這兩口刀是被震出去，可是背後這個過天星崔秀他已經跟踪趕到，鷄爪鏢橫着往

外一抖，照着侯天化的左肋上橫捲過來，侯天化在想接他這一招已經來不及了，眼看着這兩個就要毀在他雙鎌之下，這時忽然東牆頭一聲長哨，一個人高喊着「好猴崽子！」人隨聲下，從牆頭上快若飄風，身形往下一落，整到了這個過天星崔秀的身旁，這個人身形撲下來的疾，他人到掌到，照着過天星崔秀右半邊臉和右肩頭猛打，過天星崔秀在這種突遭襲擊下，他不得不把遞出去的招數猛往回一收，他身軀往左一撤躲避來人的雙掌，他身形是斜往西轉，此時這一避開來人的雙掌，他的鷄爪鎌趁勢往起一帶，照着來人雙鎌齊下，猛扎下來，可是這個人雙掌往回一撤，突然一個「分雲手」雙掌橫着往起一翻，撲的竟把過天星崔秀的一對鷄爪鎌抓住，左腿往起一抬，口中在喝喊着：「撒手吧！」這一腳照着過天星崔秀的小腹上踢來。

過天星崔秀鷄爪鎌被人抓住，這一腳被他踢中，准得死，他趕緊把鷄爪鎌猛力往外一送，身軀倒着，往外一縱，就這樣被對面人左脚在小腹上蹬了一下，他的身軀倒竄出去，撲通一聲倒摔在地上，此時這個人把他的鷄爪鎌一抖手往地上一拋道：「老賊！立時給我離開盛京！留你這條狗命。」在這邊動手時，鐵扇子侯天化救應自己的人到了，他已經趁勢把鐵扇子揮動，又打傷了幾名官兵，已經飛縱上牆頭，這時那過天星崔秀他已經挺身躍起，並且狂笑着向這邊的來人說道：「姓崔的這口氣不斷，必要報復，老爺子暫時失陪了，咱們關東道

上練有再會上的時候，他跟着一起翻身，連地上的鷄爪雙鎌全不要了，如飛的向西逃去，救應侯天化正是鐵麒麟張凱，此時一回頭，見兩名官兵已經到了背後，這兩名官兵全是一聲不响，想暗算張凱，張凱這一回過身來，一個「金鷄振羽」雙臂一抖，這兩名官兵被打得刀全出了手，身軀向兩旁倒去，鐵扇子侯天化也正在牆頭上一停身，他却回頭招呼了聲：「老師父！還有沒退出的人交給你了。」

鐵麒麟張凱一揮手，一擰身反往園子裏撲過來，侯天化已經翻下牆去，外面雖則還有官兵阻擋，可是這班人可擋不住他了，他已經如飛的向大東門逃去，鐵麒麟張凱聽得花園子西邊喊殺的聲音大，他順着土山前撲過來，這時見侯玉架着許連城，許秀英在後面截住一名匪徒動手，鐵麒麟張凱縱身到近前，招呼道：「許老師怎麼樣受傷了麼？」侯玉忙招呼道：「張老師你來的正好，我爹爹怎麼樣？許叔父中了一鏢！」鐵麒麟張凱趕忙的伸手把許連城的左臂抓住，却向侯玉道：「跟秀英動手的是什麼人？」侯玉道：「就是劉德茂那個賊崽子鏢也是他打的。」鐵麒麟張凱道：「玉兒，幫着你師姐收拾他，從東牆往外退，我先走了。」侯玉喊了聲：「爺幾個一塊走吧。」他喊聲出口，身形反縱回去，疾如脫弦之箭，許秀英正在和黑心劉德茂且戰且走，劉德茂他雖則本領不怎麼高的，但是賊滑異常，他更抽冷子發暗器。此時侯玉這一反撲回來，龍頭鳳尾鞭抖起，現在全因為形勢緊急，不趕緊脫身實有危險。

了，所以身形縱得快，手底下招術發得快，侯玉此時用虛實莫測，龍頭鳳尾鞭明看是往黑心劉德茂頭頂上砸下來，可是鞭頭往下一落，離着黑心劉德茂頭頂還有半尺，那劉德茂這一下子真上了當，他正是一刀把許秀英逼退，回身見龍頭鳳尾鞭碰到，掌中的牛耳尖刀往上一擦，侯玉腕子上一作，鳳尾鞭猛往回一抽招，身形一幌，上半身往後一仰，這條鞭整個的盤旋過來，烏龍捲尾，橫着往劉德茂的左肋上砸打，並且侯玉隨着鳳尾鞭的式子，往前一步，身形欺進來，這一來這條鞭遞足了，任憑黑心劉德茂怎樣快，他也撒不出去，他已經擦空，全身也是用足了力，向右一甩肩頭，身軀是斜着，向右往上竄，這就仗着他能隨機應變，他只有這麼躲，才能保住他這條命，因為侯玉這條鞭力量太大，只要被打上，肋骨就得全折，就這樣，他身形斜竄出去把右肋躲開，可是橫着斜往上縱，不得了，因為這種遞招快，連擰身的工夫全沒有，終於被龍頭鳳尾鞭的前半截，掃在他的左腰上，這一下子，把他擄出六七尺遠，許秀英還要趕過去砸他，侯玉已經在喊着：「師姐，快走，許叔父帶傷，我們保護他。」

因為許連城他高來高去的功夫太差，此次入都統府，本不想叫他進來，但是這個老頭子也是十分執拗，不聽人攔阻，他是從一段矮牆頭翻進來的，侯玉莫看年歲小，事情可看得清楚，現在雖則有鐵麒麟張凱救他走，可是許連城的身軀笨重，帶着鏢傷，官兵的箭手，十分

厲害，所以侯玉緊喊着許秀英趕緊退，許秀英也因為父女關心，那個黑心劉德茂一個懶驢打滾身形也逃出去，侯玉許秀英一連兩個縱身，現在可多虧了侯玉這一手了，他真是走的疾來的快，接應許秀英往返不過剎那間。

鐵麒麟張凱也就是將將的到了東牆附近，情形還是真危險了，這個老頭子因為迎面的箭手厲害，他把許連城的刀抓到手中，決不敢措起許連城來，這口刀盤旋舞動，擋住了許連城的身軀，猛往前撲。幸爾這時候玉許秀英一條練子槍，一條龍頭鳳尾鞭舞動，一左一右撲上來，這一來，給鐵麒麟張凱打了接應，張凱喊了聲：「好小子，我先上去了。」他趁着兩條軟兵刃盤旋舞動之下，把許連城措在背上，一聳身，已經抓住牆頭，此時候玉的一條龍頭鳳尾鞭左右盤旋之下，他口中在喊着：「師姐，你先上，護他們。」許秀英也恐怕牆外面的官兵們再阻擋，她一聳身竄上牆頭，頭一個飄身撲下去，果然她這一來給鐵麒麟張凱開了路，張凱一落到牆下，這就不怕什麼了，這個都統府的東夾道，是個很狹的地方，雖有軍兵，他們也亮不開式，何況後面的侯玉，跟踪而下，仗着道路早已踩好，不走大街，專穿小巷，馬步軍兵雖則把都統衙門包圍，他們那阻擋得住這爺幾個，雖則跟踪追趕，只有受傷，一個也撲不上去，連過了兩條小巷，張凱低聲招呼：「玉兒，你單獨把他們誘的走錯了路，我們從大東門翻出去，玉兒，小心些。」跟着向許秀英道：「咱們走。」趕到一隊官兵舉着燈籠火

把再追過來時，侯玉是且戰且走，不大的工夫，把他們誘的轉了方向，反撲上偏着西北的一道長街。

這時城內各處街道，情形可就亂了，陸續的有軍兵撲奔都統府，因為發起倉猝，不知道出了什麼大亂子，仗着他們這班人走得疾，城門雖閉，早已佈置好了出入的道路，完全經東關附近城牆一處缺口翻出去，他們往外闖，居然沒遭到阻攔，這還真是萬幸了，鐵麒麟張凱揹着許運城，許秀英跟隨身後，到了東關附近時，侯玉從後面已然追趕到，會合一處安然的越出城牆，一直的向預定的地點逃下來，城裏還是一片喊殺號角之聲，這爺幾個一路疾馳，出來六七里，鐵扇子侯天化已然把許世英送到預定的地點，教柳鵬飛給他治傷敷藥，他也二次翻回，這時不過四更左右。

他們是隱避在離着東關十里左右的雙槐鎮東北一片很荒涼的野地，這裏名叫太子墳是一座很大的古墓，也不知是何年何代那一朝的太子了，佔的地方很大，不過年代太久了，也沒有人修建，以四週樹木看來，總有千百年遺留下來的，所有圍着墓地的花牆子，和裏面的建築，多半倒塌殘破，一處處只能看到些斷瓦頽垣，可是四週的樹木濃密異常，這片墓地內，完全成了狐鼠的巢穴，在白天就是陰森森，輕易沒有人走進裏面，附近一二里內更沒有村莊鎮甸，離着雙槐鎮也有二三里地，這個地方十分隱僻，不過裏面白玉石的祭台，和墓地兩旁

的石頭翁仲，依然完好，孤零零，冷寂寂，矗立在風露中。

這時鐵扇子侯天化迎着了張凱等，侯天化忙的打着招呼，一同穿着密松林，從一片破牆頭越進來，許連城忙的一推張凱肩頭，說聲：「老朋友，太對不起你了，真叫我愧死！幫不成忙，反給你們添了這麼多的麻煩。」鐵麒麟張凱可也真够受的，累得渾身是汗，把手一鬆，許連城落在地上，許秀英趕忙的把爹爹扶了一把，許連城嘆息着說道：「這場事，若不虧張老師救應得是時候，我們爺兩個大約全得留在都統府！」張凱侯天化一齊說道：「有什麼事到裏面歇息歇息，再談今夜的事，還算是給這班趨炎附勢之徒，當頭一棒，叫他們知道知道警戒。」一說話間連侯玉一同順着花牆子下，一直的從裏面這座高大坟墓的祭台旁轉過去，後面另有一道很矮的花牆子，門也早倒塌了，後面還有一排官房，不過已經倒塌了一半，只剩了靠着西邊的一間尙還能够在裏面聊避風雨，屋子裏也是殘磚破瓦，蓬蒿滿地。裏面現在隱隱的還有一點燈火之光，不過被前面的半段矮牆擋着，不到近前看不見，這時幾個人一同走進裏面。

靠裏邊乾草上，坐着三個人：正是雲天柱，柳鵬飛，燕姑，全是低頭不語，鐵麒麟張凱等一進來，許連城被女兒扶着，先行坐在乾草上，柳鵬飛却向張凱等打招呼道：「我們的人，全退出來了麼？」鐵麒麟張凱道：「傲倖得很，我們的人倒是全出來了。」侯天化趕緊的

查看許連城的鏢傷，他身邊帶着藥，趕緊給他紮裹好，自己也把割傷敷上藥，柳鵬飛這時向侯天化張凱道：「二位老師傅，我柳鵬飛此時任什麼不必說了，死裏逃生之下，盛京又惹下這片大禍，張老師，恐怕他們未必甘心，我認爲我們的人已經全出來，我現在的傷，經過敷藥之後，已經好得多了，可以動作，現在我們是急於的得離開盛京地面，不過有一件事我認爲張老師還得多幫忙，現在是他們勢力之地，這場事我聽說侯老師已露本相，這可是極不好的事，侯老師在這一帶是有家有業恐怕官家決不放手，爲了我們哥兩個的事，要是叫侯老師的家眷受了連累，我們真是生不如死了，太對不起朋友，我的意思，現在我們把身邊所有的錢湊起來，先弄幾匹牲口，因爲官棧驛路是不能走，現在只有連夜的趕奔龍江，可是事情毫無把握，官家真個走在我們頭裏，虎頭灣也許就被排了，但是我們沒有別的地方投奔，無論那裏情形如何，也只有先行投奔那裏，決不會一網打盡，一個不留，只要到了龍江，找到了我手下的弟兄們，將來的事就好辦了，可是侯老師的家中也得照顧一下，就是不能遠走，也得移挪開，暫時躲避一下。」

侯天化哈哈一笑道：「鵬飛老弟，你想的太週到了，我們爺兩個這麼出頭，我們若是陷身都統府，那也就沒辦法，現在我們爺兩個安然脫險，老營莊的人，早走了，我侯天化決不上這個當，何況事無憑證，他就按匪人連累我的親朋戚友，那是他死催的，真要是那樣，鵬

飛老弟，叫你看，候天化父子怎樣對付他們，不過我可認爲虎頭灣你是決不能再回去，還是另覓安身之處，躲避一時才好。」

說到這候天化拍了拍兜囊向柳鵬飛道：「老弟，你只管放心，走到那兒還困不住，此處是不能停留，一定得趕緊的離開這裏，我想附近一帶頗有隱身之處，我可以領你們到一個隱僻的地方，在山裏躲避一下，聽聽風聲。」

這時鐵麒麟張凱却看了正在低着頭的雲天柱一下，扭頭來，向許連城微微一笑說道：「盟弟，親家會了面，你們怎的這麼生疎，連句話也不說，別這樣，叫朋友們多笑話。」

雲天柱這時才抬起頭來，兩眼含着淚道：「張老師傅，我並不是到了這種生死關頭還假撇清，我也看出來大家不這麼把我父女救出來，我們難逃毒手，但是現在我依然痛恨我究竟犯了什麼罪，弄得家敗人亡，沒有立足之地，現在連關外全不能呆了，這個世界上還有我們活的路麼，自身的事，更帶累得一班好友們全担了多大的罪名，我認爲我雲天柱實不配大家這麼捨死忘生的非把我們父女二人從虎口內奪出來，茫茫天涯，那還有我們立足之地，苟且偷生，有什麼意味，到現在我還是不大甘心，我想帶着燕姑進京闢御狀，我跟那榮這個萬惡東西，誓難兩立，還是拼一下子痛快。」鐵麒麟張凱道：「雲二爺，你老兄不要作這種妄想了，你晉京闢御狀，你到不了北京城就把你收拾回來，只能叫你落四個字：『含冤而死，』

現在不是說理的時候，只有問我們的手段，和這一班翎頂輝煌威風凜凜的惡賊官們鬥一鬥最後的手段，誰失敗了誰叫活該，雲二爺，你相信我這個話，現在我給你找好了這個地方，現在我們知道這種辦法，很不對你的心意，你就受點屈吧。」

燕姑這時在一旁垂着淚道：「爹爹，你聽張老師的話別妄想了，只許州官放火，不許百姓點燈，能够保全得女兒清白之身，我們往後隨便怎麼死全好，老師傅們全是俠腸熱骨，憤恨不平才這麼把我們爺幾個救出來，爹爹不必傷心了，不怕天涯海角，扛起鋤頭來，只要能給我們吃一碗莊稼飯，我們忍下去吧，只可惜我母親冤冤枉枉死在鳳城府。」原來鐵麒麟張凱已經把鳳城府的事輾轉的告訴了他們。

此時雲天柱也是想到老妻隨着自己奔波關外，簡直是沒得了什麼好，還落個死在監牢，自己真是痛心已極，這時長嘆一聲，向張凱等道：「好吧，我這個不死之身，隨便什麼地方，我全願意去了。」這時柳鵬飛却向鐵麒麟張凱道：「老師傅，虎頭灣那裏我無論如何要一走一遭，一班患難的弟兄，數年來，他們絲毫不敢違背我的命令，全是謹守虎頭灣所立的規章，我個人無能，鳳城府人沒救成，自己反倒留下一片大禍，弟兄們就是已經死亡逃散，我也得去看看他們。」

鐵麒麟張凱道：「鵬飛，你不必過分爲這件事傷心，現在我們也別定了，或許你手下一

班弟兄，能够逃出官家之手，這件事，我不是今天打算的，鳳城府一落案，我就想到虎頭灣那裏危險萬分，我已經替你呼援求救，這種信息傳的到傳不到可不敢決定，現在是盡人力聽天命，我們投奔什麼地方，現在不能預定，我們趁五更左右離開太子坟這裏，從十河驛轉過去，趕奔黑子山山邊，從那裏有一條山道，穿山而過，完全避開官站驛道，小鎮甸上，有脚程的地方僱脚程走，我們只要離開這裏，沿路上還可以變了裝，把人分散開，只要離開盛京管轄之地，一出遼瀋的邊境，只要入了龍江省的邊境就好走了，我們道路是奔龍江虎頭灣，可是決不能夠從水面撲奔虎頭灣地界，鵬飛老弟，你趕緊死了心，我們不能再自投羅網，只要到了龍江三岔港口一帶，我們能找到自己的人，只要我們一到了龍江水面，就算是全逃開了，事情是決意這麼作了。」

這時鐵扇子侯天化微微一笑道：「張老師，你可是想奔紅……」底下字沒出口，鐵麒麟張凱向他一揮手道：「不要講下去，這件事可得十分嚴格才好，」鐵扇子侯天化，已經明白他所說的去處，這時看了看許世英許連城的傷痕，好在全不是致命傷，不過在當時行動不便，有一兩天就可以照樣行動了，鐵麒麟張凱吩咐大家收拾一下，因為從半途救雲天柱柳鵬飛這班人，就潛踪隱跡不敢落店，不敢投宿，所以身邊全帶着乾糧食物，張凱叫大家趁這時吃一些，因為起身後仍然得躲避着官道，村莊鎮甸，路上絕不能打尖，須入了山才能想辦

法，這時鐵扇子侯天化叫侯玉出去，圍着太子坟轉着查看一下，大家這裏收拾隨身衣物兵刃暗器，除了圍在腰間的軟兵器，其餘的全要包裹起來，因為現在是避道逃走，絕沒有動手的事了，鐵扇子侯天化向張凱道：「張老師，我認爲都統府那個過天星崔秀，沒把他料理完了將來還是後患，這個東西我認爲他未必甘心，還不如爽快的把他收拾了，至於那劉德茂，杜輿不足介意。」

七 遇伏遭擒

鐵麒麟張凱點頭道：「侯老師的話，倒是很對，不過我張凱來在關東道上，我自己本身一羣死冤家，始終沒料理清楚，到現在還是不了之局，我實不願意再和他人結這種不解之仇，所以當時我不願意下毒手，可是當場他吃了這種虧，他也應該知道我張凱的厲害，當時他更向我揚言，只要他有三寸氣在，必要報復，不過這是將來的事，我認爲他現在未必再敢和我們不了不休，自速其死，侯老師你是不是。」

侯天化點頭道：「按理說過天星崔秀他應該知難而退，另想復仇之法，可是我一辨認出是這個老賊來，我就存了戒心，我雖和他沒會過面，我對於他的事知道的很多，這個東西較難惹，過去吉林一帶好幾個有名的捕頭全死在他手內，並且這個東西手黑心狠，這種可惡

東西留不得，我在爲了我們安危起見，只要離開盛京地面也就不怕他了，說話間侯玉已然回來，向侯天化報告太子坟附近跟雙槐鎮一帶一點動靜沒有，不過在我剛從那段破花牆子翻下去時，隱約的看到緊對着太子坟後那邊高粱地內有些可疑的聲音，我緊撲過去，更打出兩塊飛蝗石，可是高粱地內聲息寂然，我搜尋了半天，毫無所得，或者許是野狐狸一類的東西，我只得回來，好在這一帶看得很遠，不致於有什麼意外情形。」鐵麒麟張凱哈哈笑了一聲道：「不管他怎樣，我們起身吧。」大家這時已經全收拾好，現在柳鵬飛和許連城，若是不緊趕着走，全是可以行動，只有許世英還須要人扶持着，侯玉跟許秀英兩個人架着，他一同出了後面這片破房子，仍然從那倒塌一半的短牆出來，此時不過五更左右，離着天亮還有一個時辰，這個時候野地裏分外的黑，一鈎斜月已經早沉下去，只仗着星斗之光辨識路徑。

順着太子坟後一直的奔正東，侯天化向大家說道：「我們無論如何在黎明時可要渡過遼河，這是個要緊的地方，這一帶盡是鄉村鎮店我們的行狀不易掩避，只要渡過遼河到了黑子山附近就好走了，這一帶雖則有莊稼地，可是我們路上已有躲藏的情形，更容易叫人起疑心，張老師我們幫着他們緊走一陣。」張凱答了聲：「好！」燕姑教爹爹扶着自己肩頭，侯天化架着柳鵬飛，張凱去扶着許連城，這一來快得多了，眼看着天空，東方已有魚肚色，天可快亮了，他們這一路緊趕出來十餘里，曉色朦朧時恰好到了遼河邊，這一行人到得很早，

渡船上的人，才起來收拾，侯天化頭一個跳上渡船，向船上人說道：「管船的勞你的駕，把我們渡過河去，我們的伙伴走散了，去追上他們，我們全要挨餓！多給你些渡錢。」說話間侯天化從兜囊中抓了一把銅錢，總有四五百錢，遞給管船的，管船的眼還沒睜俐落，就賺這麼多錢，他口中不住道着謝，把後面的一個伙計一脚踢起來，招呼着他，立刻抄起竹篙來，把渡船往外一盪，可是那個伙計他忽然抬起頭來，向西南這邊招呼道：「老客！你過河，跟着快上船！船可已經開了。」管船的因為他們化這麼多錢有要緊事，這個伙計偏偏的還要招呼別的客人，就攔慢事，遂罵了聲：「二狗子你太渾了。」管船的此時用力的把船搖開，可是那個伙計挨了罵，却自言自語道：「我真是自找晦氣，人家不是過河的。」

張凱等對於伙計這種舉動，可是極平常的事，無足介意，一個渡口一天有多少人來往，不過天是剛亮，自己這班人走到河邊時，一個人沒有看到，怎的這般巧，還有這麼早趕路的，在伙計向岸上招呼的時候，張凱等全一回頭，要看看是什麼人？可是再在回頭張望之下，發現離着渡口三四丈外道邊子上有一個短衣人，他竟自一閃，往莊稼地內走去，這種行動，很帶着鬼祟，他也不像莊稼人，這種躲躲藏藏的行爲十分可疑？不過渡船已經盪開，張凱向侯天化看了一下，這夥人絕不能再翻下船去，好在隔着一條河，只要渡過河去，路上注意些也就是了，河面不寬，不大的工夫，已經到了遼河東南。這九個人下了渡船回頭往對岸

看了看，方才那個人始終不見，張凱只有趕緊往前趕路，在路途是大家打着招呼全要留着神，並且天也亮了，路上已經有行人，這一般人趕緊躲開正式的官道，完全檢那大片的莊稼地跟大村子極荒涼的地方走，並且自己這班人也分開，因為這一行人，有男有女，又有帶傷的，就是鄉下人，看在眼中，也覺着扎眼，走到午時左右已經看見黑子山。

這時許連城父子全因為身上有傷走了三十多里路，實有些支持不住了，候天化向這爺兩個安慰着道：「咬着牙再走出二三里地，只要一到山邊我們就可以找一個清淨的地方多歇息一下。」許連城點點頭也因為現在還是十分危險，離着盛京只有幾十里路，這要是形跡敗露，官兵追了下來，恐怕一個也逃不開，所以咬着牙的緊走，從一片小村莊轉過來，又走出一里多地，已經到了黑子山邊，靠山邊一帶，雖也有住戶，可是人家很少，全是附近種山地的窮人，鐵麒麟張凱頭裏引領着從山坡前樹陰下向上面走來，反躲避開附近的人家，這一段山灣很長，張凱向四下看了看，招呼大家道：「前面這一片濃密的松林，我們到裏面歇息，大家緊走過來。」進了這片松林，眼前是一片斜山坡，這個地方又清淨又涼爽，候天化向張凱道：「張老師我們要是這樣走，可是又危險又受罪，我們總得顧腳程，他們爺幾個全有傷，這麼走下去，也叫他們太受罪了，並且也容易誤事，這條道我還沒走過，橫穿黑子山的山口在那裏？我們得似乎問一下才好，別等着進了山把路走錯，那可就糟了！」張凱點點頭道：「這

條路我們也沒走過，完全是荒村野地，問一下也好。」跟着招呼侯玉許秀英，叫他姐弟兩人，拿着兩串錢，到方才看見的山邊那幾家人家去問一下路，拿這個錢向他們換些食物，叫他們多便宜些，口頭上客氣些，千萬是把路徑問明，快去快來。侯玉，許秀英答應着，這姐弟兩人立刻順着山邊走去。

工夫不大，兩人臉上帶着笑容回來，侯玉還提着一個荆條的籃子，裏面熱氣騰騰地一籃子蒸饅，由姐弟兩個人把籃子放下，向張凱說道：「這裏住的鄉下人真好，我們所找到的那個老大媽，他很愛我們，問長問短，還叫我們喝了一碗粥，給她兩串錢，她只肯留一半，這一籃子饅是她一家人的午飯，全給了我們，連籃子也送了我們，我們把錢全給她留下，道路說得很清楚，再往北出去一里多地，就是山口，那裏有一條橫山道，從那條道正好橫穿黑子山，這條山道有二里多地長，告訴我們記住了，進了山口不到一里地，靠北面有一段山嶺，名叫鐵弓嶺，從嶺下過去那裏有兩條岔道，千萬別往北走，往北去在山裏得走一二十里，過了鐵弓嶺直往正東也就是二里地，出了黑子山，出山口，也就是鎮店，那裏有店，也有車脚，很方便，路打聽得很明白，我們按着老大媽所指示的道路去走，絕不會錯。」

張凱等聽着也高興，只要過了黑子山有車有脚力前途就好走了，大家把這籃子熱饅分着吃了，在這裏歇的工夫很大，天氣雖熱，仗着山邊樹木多很涼爽，大家從這裏起身往北出來

也就是一里左右，已經看到這座山口，據許秀英侯玉打聽的這條橫山道，是個通行的路，從遼河一帶來的人，差不多全從這裏走，可是這一班人到了山口附近，一個行路人也沒看見，直對着山口是一條道，通着遠遠的一片村莊，山坡這邊很高，往西南看一二里地，可是附近連莊稼地內也看不到人跡，這種情形看着很怪，不過大家全是急着趕路，倒也不十分注意了，一同轉進山口，一條寬大的山道，就沒有一個行人，衆人一邊往裏走着，看着情形很怪，鐵麒麟張凱向侯天化道：「侯老師！咱們這班人中大約將來總有了不起的人物，現在正像俗語說的『太公在此，諸神退位，』我們走這條路，這條路早早地淨了道，這真有些怪了。」侯天化道：「管他去呢！大青白天，我們難道還怕什麼？毛賊草寇他除非瞎了眼，想動我們那是他活夠了，過了黑子山什麼事沒有了，老朋友不用胡思亂想。」這一行人說着話不知不覺走出一里多地了，侯玉道：「爹爹你看那邊就是那位老大媽說的鐵弓嶺吧。由嶺不是正靠北面嗎？」大約沒有一半路就出山了。

侯玉跟許秀英仍然架着許世英，他們反走在頭裏，果然貼着北面有一條山嶺，山嶺不甚高，靠嶺下是一條山道，可是靠南邊也是十幾丈高的一片高崗，當中這條路往北灣轉，形如弓形，可是這片地勢在侯天化等眼中看來，十分險要，因為常走山道的全知道注意這種地勢，這種地方除去往前進，或是往後退，南北兩面如同兩面高牆，侯天化向大家打招呼，我

們腳底下快一點，緊走過去，侯天化雖則這麼招呼，但是許連城等毫不介意，一來是人多勢衆，再說從進山口就沒看到一個人的影子，現在地勢雖險，也沒有什麼可怕的了。此時這九個人分成了三起，已經全走進鐵弓嶺內，鐵麒麟張凱望了望兩邊，他竟自哼了一聲道：「真是個好地方，這要是來個兩面夾攻，我們真算裝在陰溝裏，侯老師你說是不是？」

侯天化道：「這個地方大約像你全多了兩隻翅膀子，還擋不住我們吧！張老師別說喪氣話了，趕緊走過這段路吧。」話聲中耳中忽然聽得靠南邊這段高崗子上嘩啦的响了一下，像是很多石塊滾落，張凱等全一抬頭，往南面高崗上查看，上面任什麼也看不到，大家的腳底下可沒停，此時侯玉許秀英在頭裏，侯玉扭着頭招呼道：「再有一二十丈可就出了鐵弓嶺，我們這邊已經看見，這條山溝的盡頭了。」侯玉說完這話剛一回過頭去，突然北邊的山嶺口一聲號角，跟着東西夾溝口轟的一聲，震得山鳴谷應，衆人大驚失色之下，鐵麒麟張凱，侯天化一齊的踩着腳道：「可毀了！」因爲耳中聽到的這種聲音，分明是大營中所用的排槍，果然兩邊夾溝山口烟霧迷漫，南北兩面山嶺跟高崗的頂子上，湧現出無數的軍兵，在北嶺頭上一名帶兵官舉着一口刀高聲喝喊：「匪黨們只要敢動一步的，立時用排槍把你們全數轟死，站住了。」

跟着南邊高崗子頂上也有一人，向下面高聲招呼道：「朋友們，崔老師久候了，叫你們

看看究竟是鹿死誰手！好話說在頭裏，叫你們死個明白，對面嶺頭上是三營統領，金大人已經奉到將軍跟都統的命令，要你們這羣匪人們，立時歸案，只要敢拒捕，叫你們立刻全在抬槍下化作劫灰，相好的們！不必多費事，這是給你們檢好了的葬身之地，你們插翅難飛，兵刃暗器交出來，有一個妄動一步的，抬槍手可不留情了，你們只有落個玉石不分，同歸於盡。」此時鐵麒麟張凱侯天化等看到這種情形，兩邊的出路，已經有四桿抬槍堵住，山嶺跟山崗的頂子上，一邊也是兩桿抬槍，這種武器，在當時可就十分厲害了，任憑你多好的武功，多快的身手，人少了地勢上施展的開，還能夠逃，可是現在自己這邊，一共九個人口，要不聽從他們的命令，他真個用這種抬槍轟擊，恐怕這班人，真個當時全得送了命。

鐵麒麟張凱抬起頭來，向兩邊看了一下，扭着頭，向南面山崗頂子上，高聲喊嚷道：「姓崔的老爺子們認了命，不過看看誰先死。」說到這却趕着兩邊的官兵沒撞進鐵公嶺的一剎那間，鐵麒麟張凱低聲喝叱道：「別吃眼前虧，趕早扔兵刃，束手擒，只要不落個就地正法，諒還逃得活命，扔傢伙，快！侯玉，咱們爺兩可得走！小伙子看我的眼色行事。」此時像雲天柱柳鵬飛等全是痛不欲生，尤其是雪燕姑她立刻想一頭撞死，那許秀英終歸是練武的女流在情勢緊急之下，鐵麒麟張凱的語聲雖低，他在神色上可看出來，他有作用，因為這九個人雖則沒離遠，可全間斷開走，事情一發作，大家可全不敢動了，因為官家既這麼下手，

他有權有勢，當場死在這，是白送命。

許秀英趕緊低聲招呼：「燕妹妹，推到法場上才算數，死在這冤枉。」雲燕姑是另有一種打算，她和別人不同，都統那榮已對她起了惡念，被救出都統府，二次再被他捉回去，還有好麼，自己寧可死也不願意受辱，可是在鐵麒麟張凱這種嚴厲低聲喝叱下，只好各自抖手，把包裹兵刃，往山道上一拋，許秀英連練子槍全解下來。

侯玉聽到鐵麒麟張凱的招呼，這個小伙子別看年歲小，胆量大，因為南面的山崗頂子，離着下面，也就是七八丈，上面的人，對下面看得真切，官兵那裏，火槍手把燃着的火繩，不住的幌着示意，那個過天星崔秀，這班人在都統府全亮過傢伙動過手，他是全見識過，侯玉也不敢不把傢伙撤下來，因為自己這條奇形的兵器，這個老賊很容易能看到有沒有，侯玉把龍頭鳳尾鞭，叭啦的摔在山道上。

鐵麒麟張凱跟着仰起頭來，向兩邊嶺頭山崗頂子上招呼道：「我們認命打官司，兵刃暗器全擺在面前，我們束手就擒，殺人不要頭點地，相好的，請你們只管動手吧。」過天星崔秀耀武揚威的在上面喝叱道：「相好的們，已經告訴明白你們，只有老實的到案打官司，案情分清楚了，還有逃得活命的，有敢再生異心的，你們可是自己找死了。」跟着把袖手中那對鷄爪鏢，向東西兩邊山溝口一揮，兩個哨官帶着二十名軍兵，一直往裏闖來，兩邊的抬槍

跟兩邊山頭的抬槍照樣的監視着，鐵麒麟張凱在故意的抬着頭向上面答話間，他腳底下可悄悄的移動了，那個侯玉他更把兩手舉着，表示出他願意束手就擒，他也在一轉身，無形中往當中退回兩步來，張凱在兩邊官兵全撲過來，他卻低聲招呼離着最近的柳鵬飛雲天柱，低聲喝叱道：「你們往上迎，首先就擒受綁。」就連雲天柱到此時也知道被捕回去不易活了，但是在這種情形下，倒沒有什麼可怕的了，自己也是想着燕姑應該在這時早早的一頭撞死，可是看這情形，許秀英已經暗中阻止，張凱也不認頭，自己也只好破出死去，到時候看情形再說了，兩個人在張凱示意，不約而同一個轉身向東，一個轉身向西，雲天柱口中招呼着：「我雲天柱是罪魁禍首，或殺或剮也是我頭一個的，老爺們動手吧。」他雙手擋着，搶行幾步，那個哨官已經帶着十名官兵撲上來，這種情形下，並不拒捕，官兵也不能再動手往他們身上下手了，立刻過來兩名官兵，五花大綁，把雲天柱捆上。

柳鵬飛那邊也在高喊着：「這場事全是姓柳的一個人弄出的，這片是非邊官差拒捕脫逃姓柳的罪有應得。」說着話一轉身，他把雙臂也倒擋着，兩邊二十名官兵，已然全撲上來，把柳鵬飛這一綁上，跟着他們就奔許連城，張凱，侯天化，他們是檢要緊的人先綁，張凱見他們這兩隊官兵已經全到了沂前，並且山口兩邊還有兩小隊官兵也往裏走，張凱突然向侯玉招呼了聲：「小子，咱們爺兩個鬼門關等他們了。」這個張凱是人隨聲起，一個燕子穿雲

式，身形拔起，他是猛向南邊這段山崗上撲來。

侯玉是早預備好了，他的龍頭鳳尾鞭就在他脚下，張凱身形一竄起來，他一俯身，把鞭抓起，一個旱地拔葱，已經竄起來，在他臨竄起的一刹那，眼中含着淚，向侯天化等招呼：「顧不得你們了，你們還不倒下。」他們這爺兩個動作快，身形先後的縱起，可是決不傷人，因為現在這種情勢下，正爲得要這兩隊官兵活着，他們才有逃走希望，這兩人一竄出來，是一個猛勁，哨官和官兵們在他們喊聲中還認爲這兩個人是畏罪自殺，想撞死了，可是在齊聲驚呼之下，發現這兩人往南邊山崗上一落，身形是毫不停留向上竄。

山溝裏這時可亂了，那哨官，頭一個就把許連城踹躺下，可是侯天化，許世英，全是決不想逃，身軀是自動的往地上倒，侯天化就這樣被東邊過來這個哨官，砍了一刀背，他跟着身軀也向山道上倒下來，這就是表示不抗拒，可是張凱，侯玉這一猛撲上去，兩邊山頭上一個三營統領，一個過天星崔秀，也全在驚喊着：「大胆的匪徒還敢逃，」那個統領，在情急之下他向身旁的一隊官兵和抬槍手喝叱了聲：「只管動手，把他打下去。」跟着抬槍手幌火繩，轟的一聲，頭一槍，照着南邊山崗半腰轟了一下，第二抬槍也打出來，但是過天星崔秀這邊兩桿抬槍可不敢發了，因為他們一用這種轟擊的火器，山溝里自己的官兵和哨官非受傷不可，這種抬槍裏面裝的全是鐵沙子，打出來是一大片，沒有法子躲避自己的人，這兩槍轟

擊之下，由崗這一面，立刻硝烟瀰漫，上面的官兵各自舉刀堵截，過天星崔秀他手中已然拍好了兩支喪門釘，但是他此時想下手襲擊，被一片烟霧往上湧起，看不出這兩人落腳之處。

張凱，侯玉在這種情形下是拚死脫身，身形快，在這兩槍轟過來，張凱侯玉身上雖則各挨了兩粒鐵沙子，不過，絲毫沒有妨礙，這爺兩個同把一身本領和力量施展出來，身形是左右移動着，這種地方在平常人看着是不好上下，可是在這爺兩個這種拚死的情形下，很快的，一剎那間，已經翻上崗頭。

要知鐵麒麟張凱，侯玉能否除去飛賊過天星崔秀，以及全數怎樣脫險，請注意三集。

一九〇五年八月出版

版權
所有
不准
翻印

鳳城怪客 第二集

定價：

(外埠酌加郵費)

著作者 鄭 證 因

發行人 吳 泉 山

出版者 匯 文 書 店

經售處 國內外各大書局

總發行所 上海山東中路永樂里三號 匯 文 書 店

